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別集類二十五

升庵集八十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集為萬歷中四川巡撫張士佩所訂凡賦及雜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又雜記四十一卷蓋士佩取慎丹鉛錄譚苑醍醐諸書刪除重複分類編次附其詩文之後者也慎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

立門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澁不可句讀者葢多見古書薰蒸沉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至於論說考證往往恃其强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疎舛又恃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輙造古書以實之遂爲陳耀文等所訶病致糾紛而不可解諸書本別本各行士佩離析其文分類排纂合而爲一較易檢尋而所分諸目較丹鉛總錄亦尚有條理故仍錄之集中備互考焉

東巖集六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夏尚樸撰尚樸字敦夫東巖其號也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尚樸初師吳與弼後師婁諒故明史儒林傳附見諒傳中惟史於薛瑄傳末又稱瑄之門人有周蕙蕙之門人有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樸與諒傳不合考傳末惟敘敬之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尚樸則瑄傳列尚樸之名殆衍文歟諒以勿忘勿助爲敬胡居仁譏其近禪而史載尚樸常言纔提起便

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王守仁少時亦學於詠然守仁贈尚樸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尚樸則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中至謂心所以窮理未足以盡理又謂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則與王守仁即心即理之說迥異又與湛若水書斤斤以厭常喜新為戒其語錄中復取陳獻章與論學詩一一為之箋疏指其謬誤正嘉之際學問漸岐而尚樸獨恪守先儒不為高論可謂篤實之士矣至其論中庸分八節獨不用

朱子之說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得其不為苟同即其不為苟異者也史載所著有中庸說東巖文集此本為其壻劉寶所編以語錄中庸說為第一卷與文集併為一編史葢據其初出各行之本也尚樸本講學之士不以文章為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焉

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承恩撰承恩字貞父南直隸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諡文僖是集爲其門人楊豫孫董宜陽朱大韶所編七卷以前爲疏表講章皆進呈之作八卷以後爲賦詩詞曲二十七卷以後爲雜文承恩於嘉靖之初以庶子充經筵講官今集中所載正始箴鑒古韻語及講章即是時所作及官禮部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較之嚴嵩諸人靑詞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純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遺卷首陸樹聲序有曰國初之文淳厚渾噩彬彬焉質有其文迨關西信陽兩君子出

追宗秦漢薄魏晉而下海內藝學之士咸願執鞭弭從之標品位置率人人自詭先秦兩漢以希方軌雖體尙一新國初淳龎渾厚之氣或少漓焉公生長憲孝朝博稽宏覽邃詣淵蓄故出之撰述類皆深厚爾雅紆徐委密論者謂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云云承恩文章宗旨盡是數十言矣

方齋詩文集十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文俊撰文俊字汝英號方齋莆田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

湛若水撰文俊神道碑載所著有方齋存稿世無刊本此本乃其家藏舊抄凡疏表序文雜著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章醇雅今觀其詩亦從容恬適不事雕琢

國朝朱彝尊輯明詩綜乃獨不載之當由未見此本非黜之不錄也又近人鄭王臣輯莆風清籟集所錄文俊詩尚有彭城夜泊七言律詩一首送黃主簿赴蘄水七言絕句一首爲是集所未收未知王臣何自得之王臣即莆田人於文俊爲鄉里或墨

迹流傳據以載入歟今世傳明北監板二十一史
即文俊所校刊竄改舛訛頗爲後人訾議然文俊
爲祭酒已在雕板將竣之日陳騤館閣續錄所謂
經進不經修者亦可以是並訾其詩文也

考功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薛蕙撰蕙有西原遺書已著錄正嘉之際文體
初新北地信陽聲華方盛蕙詩獨以清削婉約介
乎其間古體上挹晉宋近體旁涉錢郎核其遺編
雖亦擬議多而變化少然當其自得覺筆墨之外

別有微情非生吞漢魏活剝盛唐者比其戲成五絕句取何景明之俊逸而病李夢陽之麤豪所尚畧可見矣又蕙與湛若水俱爲嚴嵩同年嵩權極盛之時若水年已垂耄不免爲嵩作鈐山堂集序反覆推頌頗爲盛德之累蕙初亦愛嵩文采頗相酬答迨其柄國以後即薄其爲人不相聞問凡舊時倡和亦悉除其稿故全集十卷無一字與嵩相關人品之高迥出流輩其詩格蔚然孤秀實有自來是其所樹立又不在區區文字間也

雲郁文集十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許相卿撰相卿有史漢方駕已著錄是集爲相卿所自定簡擇頗精自序謂棄其脫遺不可讀者存其餘可讀者其自題絕句有曰雲村病老語多嚨造次詩成絕宋腔還溯開元論風格拾遺壇上樹旌幢蓋自以所學爲未足欲進而求之唐人也今觀其詩大抵近體居多五言有大歷之調七言出入於陳師道陳與義閒可詗自鄶之審矣章疏切實雜文體裁雅潔亦多有道之言無明季士大

夫求名若渴之習殆篤實君子歎其歸田後與王予揚書稱時慮更切不敢以歸爲幸乃今傳聞日駭事勢日危旦夕念北如昔之思南其惓惓君國之意視所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者相去蓋不啻倍蓰也

小山類稿二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張岳撰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復出總督湖廣四川貴州卒謚襄惠事迹具明史本傳岳初授行人即以疏

諫南巡廷杖調南京國子監學正嘉靖初牽復原
官又以議禮忤張璁繼忤夏言忤嚴嵩父子而卒
得以功名終若有天幸然其剛正之操天下推之
集中奏議分行人司稿廉州稿粵藩稿督撫鄖陽
稿巡撫江南稿督撫兩廣稿總督湖廣川貴稿皆
據其歷官年月次第編類雖文義樸直而經濟大
業亦可據以考見又史稱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
深不喜王守仁學今觀集中草堂學則及諸書牘
中辨學之語大都推闡切至歸於篤實近裏益有

體有用之言固與空談無根者異也

夢澤集二十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王廷陳撰廷陳字稚欽黃岡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以言事廷杖出知裕州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其集一刻於淮安再刻於蘇州此本為其從孫追淳知潁州時所刻乃第三本也廷陳少年高第以恃才傲物致放廢終身其器量殊為淺狹至其詩意警語圓軒然出俗則不得不稱為一時之秀王世貞藝苑卮言稱其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

五言尤自長城又稱王稚欽吳明卿之五言律各集妙境專至而有餘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音高秋竹色艷春蘭樂府古詩殊多精詣蓋在正嘉之間何景明最為俊逸廷陳之天骨雄秀抑亦驂乘矣若雜文則藻采太多華掩其實等諸自鄶無譏無庸深論也

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 內府藏本

明文徵明撰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以歲貢薦授翰林院待詔事迹具明史

文苑傳是集凡詩十五卷文二十卷附錄行畧一卷其仲子嘉所述也徵明與沈周皆以書畫名亦並能詩周詩揮灑淋漓但自寫其天趣如雲容水態不可限以方圓徵明詩則雅飭之中時饒逸韻靜志居詩話記其告何良俊之言曰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此所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攸然不誣其本志然周天懷坦易其畫雄深而蒼莽詩格如之徵明秉志雅潔其畫細潤而瀟灑詩格亦如之要亦各肖其

性情不盡由於所做效也朱彝尊明詩綜錄徵明詩十五首其池上一詩得諸墨迹爲本集所不載且稱其集外流傳者甚多惜無廣搜爲續集者然糅素流傳半眞半贋與其如吳鎭倪瓚諸集多收僞本固不如據其家集猶不失本來面目矣

泰泉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此集乃佐官南京國子監時手自編定其門人李時行刊板於嘉興者也佐少以奇雋知名及官翰林明習掌故博

綜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餘卷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文章衔華佩實亦足以雄視一時嶺南自南園五子以後風雅中墜至佐始力為提倡如梁有譽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廣中文學復盛論者謂佐有功焉其詩吐屬冲和頗見研鍊於時茶陵之焰將熸北地之風方熾獨能力存古格可謂不失雅音惟其春夜大醉言志詩有云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自註以為欲盡理還之喻是將以嘲風弄月之詞而牽合於理學殊為

無謂王世貞藝苑巵言謂此乃佐爲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故有此語當得其情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是亦昭明太子深惜於靖節者矣

西村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樸撰樸字元素海鹽人當正德嘉靖間與文徵明孫一元相唱酬是集爲其孫綵所編分上下二卷下卷附以集句詩餘又別輯補遺一卷其近體格調清越超然出羣古詩差遜然亦不墜俗氛以不爲王世貞等所奬譽故名不甚著然當太倉

歴下壇坫爭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敎
輾轉屢增一時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趨風乞齒
牙之餘論冀一顧以增聲價詩道之盛未有盛於
是時者詩道之濫亦未有濫於是時者樸獨閉戶
苦吟不假借噓枯吹生之力其人品已高其詩品
茗茗物表固亦理之自然矣

天馬山房遺稿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朱淛撰淛字必東號損巖莆田人嘉靖癸未進
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會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

朝賀而慈壽太后誕節輒不令命婦朝賀淵上疏爭之廷杖斥歸終於家事迹具明史本傳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稱其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葢澤畔行吟沉淪歿世而未嘗有一窮鬱怨尤之語是爲難也至家居三十餘年於民生國計切切不忘集中所載南洋水利之議山寇海寇之防皆指陳利病斟酌時宜委曲以告當事不以罷黜而膜視抑又難矣其爭誕節朝賀疏史僅删存大畧集中尚載其完本用以

歷卷盍自議禮諸臣獲罪後舉朝皆附新局渊與馬明衡獨惓惓故君尤其一生大節故編錄遺文者別爲一卷弁於集首云

蘇門集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高叔嗣撰叔嗣字子業號蘇門山人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四卷文四卷其詩初受知於李夢陽然擺脫窠臼自抒性情乃迴與夢陽異與王世貞藝苑卮言曰高子業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

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王世懋藝圃擷餘亦曰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以深情勝有深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有時廢與二君必無絕響世貞世懋談詩頗有異同而品題叔嗣則兩相符契益論至當則無以易也至其雜文四卷特附綴以

行陳束原序言其詩優於文抑亦確論矣

愚谷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舜臣撰舜臣字茂欽號愚谷又號未村居士山東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詩四卷曰部署稿曰金陵稿曰江西稿曰歸田稿文六卷前有王世貞孔天允二序詩格雅飭而頗窘於邊幅所長所短皆在於斯文皆古質而稍覺有意謹嚴或剗削太過故王世貞嘗有體製纖小之譏然於時北地信陽之學盛行於世方以鉤棘

塗飾相高而舜臣獨以樸直存古法其序記多名論而西橋逸事狀一篇觸張璁桂萼之鋒直書不諱文出之日天下咋舌抑亦剛正之士矣據集所載諸序所著有易卦彖言詩序考毛詩出比禮經讀春秋左傳考例穀梁三例左傳讀古文考三經考籀文考六經直音諸書今皆未見然亦足見其文有根柢也

遵巖集二十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愼中撰愼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

官至河南布政使參政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正嘉之際北地信陽聲華籍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後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偽體史稱愼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

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其詩則初為藻豔之格歸田以後又雜入講學之語頹然自放亦與順之相似朱彝尊明詩綜乃謂其五言文理精密嗣響顏謝而論者輒言文勝於詩未為知音今考集中五言如遊西山普光寺晚起登金山遊大明湖諸篇固皆邃穆簡遠七言如每夜猿聲如舍裏四時山色在城中葛井遙分初日下聳山微見遠烟中琴聲初歇月掛樹蓮唱微聞風滿川亦頗有風調然綜其全集之詩與文相較則淺深高下自不

能掩文勝之說殆不盡誣彝尊之論不揣本而齊其末矣愼中集舊有玩芳堂摘稿遵巖家居詩刻率雜以少作是本乃隆慶辛未愼中子同康及壻莊國禎稍爲芟削重鋟較爲精整惟簡端洪朝選序稱詩文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錄卷數亦多改補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後又爲簡汰歟

陸子餘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註已著錄是集凡文七卷詩一卷粲早入詞館負盛名洎官工科以劾張璁

桂尊偃蹇終身然亦緣是息意邱園研心經史學
問具有根柢又爲王鏊門人明史粲本傳稱其少
謁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其授受亦有
端緒徐時行序稱其出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
彭年序以爲專法馬班雄深雅健東漢諸家所不
及推獎頗爲太過至黃宗羲明文海云貞山文秀
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氏之
支流則平心之論當之無媿色矣其憶父詩一首
明詩綜云七歲所作然風格老成不應至是疑或

有所夸飾至於擔夫謠之類有香山新樂府遺音贈別王直夫二首之類亦綽有風格尤未可以篇什無多遂謂曾子固不能詩也

念菴集二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為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

則可謂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
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
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
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
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
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瀠瀾之致
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
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
豈誤解不遠事則不諱耶

皇甫司勲集六十卷內府藏本

明皇甫汸撰汸有百泉子緒論已著錄其詩文有政學還山奉使寓黃家居南都禪栖澶州梧州南中山居副京來皃司勲北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齋諸集晚年手自刪削定為賦一卷詩三十二卷雜文二十七卷冠以集原一篇其諸集之名仍分註各卷之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汸集六十卷即此本也集原自述其詩始為關洛之音一變為楚音又一變為江左之音又一變為燕趙之音

又一變爲蜀音縷舉其師友淵源甚詳今統觀所作古體源出三謝近體源出中唐雖乏深湛之思而雅飭雍容風標自異在明中葉不失爲第二流人馮時可雨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稱王王士禎香祖筆記以時可所評爲確論云

楊忠介集十三卷附錄三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爵撰爵有周易辨錄已著錄是編第一卷爲奏議二卷爲序碑記三卷爲傳四卷爲書五卷爲

家書六卷爲語錄七卷爲祭文誌銘雜著八卷至十二卷則皆詩世宗時齋醮方興士大夫率以青詞取媚而爵獨據理直諫如所陳時雪之不可以爲符瑞左道之不可以惑衆詞極剴切下獄以後猶疏諫以冀一悟其忠愛悱惻至今如見家書二十五則諄諄以忠孝勗其子孫未嘗一言及私語錄皆不爲高論而篤實明白真粹然儒者之言按爵與羅洪先錢德洪諸人遊以講學相勗然德洪等源出姚江務闡良知之說爵則以躬行實踐爲

先關西道學之傳爵實開之跡其生平可謂不負所學者所作詩文大抵直抒胸臆雖似傷平易然有本之言不由雕繪其可傳者正不在詞采間矣

荊川集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見於世迨晚年再出當禦倭之任不能大有所樹立其究也仍以文章傳然考索既深議論具有根柢終非井田

封建之遊談其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録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摹撫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講學文格稍變集中如與王愼中書云近來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始得見些影子云云則薰蒸語録與之俱化分别觀之可矣其集爲無錫安如石所編王愼中爲之序蓋二

人早年論文不合及其老也客氣漸盡乃互相傾挹云

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皇甫汸撰汸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按察使僉事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賦一卷詩十九卷文六卷又汸歿之後其子樞等裒輯賸稿得詩八卷賦及雜文二卷編爲外集古文非汸所刻意亦不擅場其詩則憲章漢魏取材六朝古體多於近體五言多於七言

其持論謂王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聲李何矯一時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跡可謂篤論蒸湊與黃省曾爲中表兄弟早年襲其緒論亦宗法北地之學及其造詣既深乃覺摹擬之失故其論如此然其鑒李何之弊則云詩可無用少陵取法迺功則云詩可無用近體又云七言易弱恐降格爲錢劉亦類於懲羹吹虀者矣王世貞藝苑巵言嘗謂其如輕縑短幅不堪裁翦陳子龍明詩選亦謂其無縱横蕩逸之致豈非以取徑太狹故窘於邊

幅歟要其婉麗之詞緜邈之神以驂駕昌穀蘇門

固無媿色也

瑤石山人藁十六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黎民表撰民表字維敬從化人嘉靖甲午舉人

授翰林院孔目遷吏部司務以能文用爲制勅房

中書後加官至叅議明史文苑傳附見黄佐傳中

史稱佐弟子多以行業自飭而梁有譽歐大任及

民表詩名最著朱彛尊靜志居詩話謂民表詩讀

之似質悶而實沉著堅韌王世貞所取續五子無

愧大小雅材者僅此一人是集前有萬歷戊子陳文燭序稱民表請老以歸話别三山曾序其詩鎮江鍾太守刻焉又稱民表已下世其子吏部郎君華亶刻此集復屬以序蓋民表詩凡再刻也其初刻今未見此刻冠以賦三首餘皆古近體詩雖錯采鏤金而風骨典重無綺靡塗飾之習蓋與太倉歴下同源而派稍異故雖與王道行石星朱多煃趙用賢同列爲續五子而終非四人所可及也

南行集四卷東遊集二卷北觀集四卷山中集十卷浙江

汪啓淑家藏本

明邱雲霄撰雲霄字凌漢號止山崇安人官柳城縣知縣南行集四卷葢自崇安至省會之作分建安延津晉安三稿東遊集二卷葢遊處州之作故二卷皆題曰括蒼稿北觀集四卷乃其入京時所作自南遊北故有楚稿越稿吳稿朱稿魯稿齊稿燕稿之分以上三集皆有詩而無文獨山中集詩四卷外又有文六卷皆居武夷止止齋時所作也四集之中惟南行集編次最早首有豐熙序云邱

子年方富而引志在遠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嘗數十年後乃可論定其作序之歲蓋嘉靖十一年甲午也東遊集無序不知何時所編北觀山中二集序皆題曰嘉靖丁未則最後矣按朱彝尊明詩綜載雲霄所著名止止齋集又引徐蒙陽評稱其詩雅澹勁古景眞情得今讀之信然要之不肯蹈襲前人異乎七子之派者也又據雲霄門人李獻忠跋稱雲霄所著尚有西居集西居者殆其官柳城時所作今諸集俱在惟缺是集或藏弆者偶佚歟

張莊僖文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永明撰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謚莊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原分六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目蓋編次者之陋禮集爲誥命祭文贊誄碑志之類樂集射集皆南垣諫草其爲南京給事中時所作御集書集爲中州疏畧及部院彈奏事數集爲家訓語錄雜著詩文附外紀二篇則去思碑贈序也其文平實質樸不尚雕華而多有用之言其爲給事中

時劾嚴嵩交通郭勛朋比漁利聞者震悚爲河南巡撫時伊王典㰒肆虐一方勢橫甚所司稍撓之輒中以䣃莫敢誰何承明亦抗疏劾之卒伸國法其風節有足多者則發爲文章固與無物之言異矣承明人自可傳不以贈言爲重今删去禮集併外紀編爲五卷云

洞麓堂集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尹臺撰臺字崇基號𫝊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明詩綜稱其有洞山集此

作洞麓堂集考集首鄒元標序稱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去公家里許有奇洞峯巒卓詭遂以名堂且名其稿然則洞山其號洞麓則其堂名實一集也臺以護持楊繼盛一事爲清議所歸集中如與羅念庵書謂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說沸揚只緣金谿錯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語又極論卽心卽理之非謂卽實有所得亦只此心靈覺之妙並非所見之理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陸氏之學大率類是又謂程子之徒當時且有失傳

如呂氏游氏浸入禪學朱子没後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再傳遂失其旨如何王金許皆潛畔師說不止草廬一人其攻擊姚江之學甚力亦可謂屹然不移惟集中有祭陸東湖文一首推其望重朝廷功盛社稷云云東湖陸炳號也炳名列明史佞倖傳中與臺殊非氣類考史稱炳歲入不貲待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世宗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嘗搆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臺之假借或以是故歟然君子論公義不論私

交究不免爲白璧之瑕也集凡文六卷詩四卷元
標序稱其詩數百首力推唐雅制疏書序記銘狀
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屑綺語雖鄉曲
之詞例皆溢美今核其所作尙不盡誣云
其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遺稿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立道撰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其詩雖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
爲奇險之語猶有中唐錢劉之遺文則縱橫自喜

厥於眉山爲近其論文書有云兵無常形以正勝者什九文無常體以奇善者什一盤誥之文則六經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猶未可爲常而況其萬不類也哉其言深中當時北地諸人摹倣周秦之弊即其所爲文可識矣原目列詩集五卷文集七卷附錄一卷今詩集之末復載補遺附錄二十餘首文集七卷之後亦增論表等十餘篇爲一卷載於附錄之前而附錄後又別載遺稿一卷蓋其後人掇拾續刊零星增入故書與目不相應耳

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鍊撰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除溧陽知縣後官錦衣衛經歴疏論俺答請貢事並劾嚴嵩廷杖謫戍復爲嵩黨路順搆入蔚州妖人閻浩案中棄市天下寃之隆慶初贈光禄寺少卿天啓初追謚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本文三卷賦一卷詩三卷論草兵説尺牘四卷合十一卷自十二卷至十六卷則年譜事紀祠記前有茅坤序及鍊子襄刻集紀原襄言方鍊被禍時藉其家燬

其著述又榜禁毋許藏匿副本是編蓋襄所口誦而心記者然人子即能讀父書不應字句無譌至十一卷之夥此必别有藏本不欲實言之耳其文章勁健有氣詩亦鬱勃磊落肖其為人以詞藻論雖不及鈐山堂集之工然嵩集至使天下不欲讀當時為作集序者如湛若水諸人至以為文章之玷而誦鍊集者至今肅然起敬此則流芳遺臭視所自為人心是非之公有不知然而然者矣今錄其原本集十一卷而以年譜一卷附之至鍊之事

蹟彰彰史冊日月爭光不假後人之表章其贊記諸作則概從刪薙焉

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攀龍撰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是集凡詩十四卷文十六卷附錄誌傳表誄之文一卷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

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殷士儋作攀龍墓誌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至萬歷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贋古詆之天啓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

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

廓擷其英華固亦豪傑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或

太甚矣

山海漫談三卷附錄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任環撰環字應乾號復庵長治人嘉靖甲戌進

士歷任廣平沙河滑縣三縣知縣遷蘇州府同知

以禦倭功擢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道

進山東右參政事迹附見明史曹邦輔傳是集爲

乾隆丁丑其鄉人庾璵所刻凡文二卷詩詞一卷

其後兩卷則所附諭祭文本傳墓誌及諸家題詠詩文也環與僎頗著奇績當時皆以爲賞薄不足酬勞其遺集久散佚其子孫搜求輯錄所得不及十之一仍名曰山海漫談從其初也其文既得諸殘燬之餘故有見即收不暇銓擇多潦草應酬之作然就其存者論之古文皆嶄嶄有筆力且高簡有法度其中如蘇門雙節記重修白雲茅屋記重修文廟祭器記啓明山先生書雖不免參雜俗格至於送蕭西泉朱浦西二序德風亭滑縣行館二

記與王南崖答王東臺二書皆絕非明人文集以時文爲古文者雖置之作者間可也詩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劔横滄海夜談兵之類亦間有可觀而冗俗者多則其後人編次失於刪汰之過然瓌之爲人無媿忠孝亦不以韻語繩之矣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爲所搆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謚忠愍事迹具明

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屑屑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藎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章鈺所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畧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前一夕墨迹至今

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尤足見其所養詞雖質樸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樂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葢覃思之極緣心搆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樂廣廣云是想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僞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繫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此乃所著別集其曰四部者賦部詩部文部說部也正稿說部凡七種曰劄記內篇曰劄記外篇曰左逸曰短長曰藝苑巵言曰巵言附錄曰宛委餘篇皆世貞爲鄖陽巡撫時所自刊續稿但有賦詩文三部而無說部則世貞致仕之後手裒晚歲之作以授其少子士駿至崇禎中其孫始刊之考自古文集

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後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無論廣續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遂至一偏又負其淵博或不暇檢點貽議者口實故其盛也推尊之者偏天下及其衰也攻擊之者亦偏天下平心而論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

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然世貞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眞僞駢羅良楛淆雜而名材瓌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盡廢世貞之集則非通論也

讀書後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此書本止四卷爲世貞四部稿及續稿所未載遂至散佚其姪士騏得殘本於賣餳者

乃錄而刊之名曰附集後吳江許恭又採四部稿中書後之文爲一卷續稿中讀佛經之文爲一卷讀道經之文爲二卷併爲八卷重刻之而陳繼儒爲之序稱其如吕氏讀書記晁氏讀書志案晁公武讀書志每書皆詳其卷數撰人以及源流本末世貞此書則九十五篇之中爲跋尾者四十二爲史論者五十三而四十二篇之中又皆議論之文無一考證之語與晁氏書南轅北轍繼儒殆未見郡齋讀書志而偶聞其名妄以意揣度之謂亦如

此書之跋尾耳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没之時牀頭尚有蘇文一部今觀是編往往與蘇軾辨難而其文反覆條暢亦皆類軾無復摹秦仿漢之習又其跋李東陽樂府與歸有光集陳獻章集均心平氣和與其生平持論不同而東陽樂府跋中自稱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云云然則此書

爲晚年進境以少許勝多多矣其第五卷爲四部稿中題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讀亢倉子不知爲王士元所作則未考孟浩然集序讀三墳以爲劉炫作則未考隋書經籍志讀元命苞一篇所言乃衛元嵩之元包尤爲荒謬則猶早年盛氣不及檢校之作許恭摭續此編毋乃非世貞意歟以原刻所有姑並存之至是編雜論古書而究爲雜著非目錄之比無類可附今仍著錄集部焉

方麓集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記已著錄其集凡有二本一爲文九卷老子解一卷詩一卷一即此本凡詩文十四卷又戊申筆記一卷紫薇堂劄記一卷較初本頗爲完備樵研思著述於易書春秋及四書皆有解詁江南通志稱其性素簡默至談經則娓娓不倦故文章具有根柢又通志述樵之言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風雅可乎故其文章頗切實際非模山範水嘲風弄月之詞其詩雖不能自

闢門徑而冲和恬澹要亦不失雅音蓋當七子爭
馳之日尤能守成宏先正之典型焉

存家詩稿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楊巍撰巍字伯謙號夢山海豐人嘉靖丁未進
士累官吏部尚書贈少保事迹具明史本傳巍歟
歷中外居官有能聲自跋稱幼習舉子業不知詩
至嘉靖乙卯補晉臬提舉曹忭始導之為詩歸田
後與山人呂時臣相倡和得詩六百餘篇屬邢侗
鄒觀光評隲而存之蓋其中歲學詩與唐高適相

類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埃壒獨發清音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五言簡古得陶體爲明人所少又舉其前年覘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一絶益其神韻清雋與士禎論詩宗旨相近故尤賞之然其他高曠簡古之作尚復不少固與當時嘈雜之音相去遠矣士禎嘗選訂其詩爲三卷屬謝重輝刻之今未之見此即鄒觀光删定之本猶全集也

海壑吟稿十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趙完璧撰完璧字全卿號雲壑晚號海壑膠州人由歲貢生官至鞏昌府通判是集詩五卷文五卷其第一卷爲目錄入之卷數葢唐以前例經典釋文尙然也王三錫序其詩集謂嘉靖間筮官司城抗職忤權姦與楊椒山公同厄按集中北司獄中七言律二首序云嘉靖甲寅秋曹檄捕豪校某因獲罪東湖翁劾執坐死賴元老科臺之力僅復死全云云東湖者陸炳別號也時炳爲錦衣衛都督與嚴嵩表裏爲姦其勢張甚完璧以指揮末秩

能與之抗其獄中與楊繼盛倡和諸詩有辛苦不妨淹日月授書喜有漢良臣等句繼盛死西市完璧作楊烈婦詞以哀之有小雅怨誹之遺可謂志節之士矣其詩多觸事起興吐屬天然絕無叫囂怒張之態亦與有明末造矯激取名者有殊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傳遂幾於湮沒不彰僅賴此集之存猶得畧見其始末亦足見正直之氣有不得而銷蝕者矣

伐檀齋集十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張元凱撰元凱字左虞吳縣人以世職爲蘇州衛指揮再督漕北上自免歸少受毛氏詩折節讀書寄情詩酒王世貞常序其詩比之於沈慶之曹景宗及元凱殁後世貞緣書得其行卷自嘆知之未盡復作詩以酧之今並載四部稿中其詩大抵推陳出新不襲窠臼而風骨遒上伉壯自喜何淵淵有金石聲所作西苑宮詞靜志居詩話謂其高出世貞之上他如北遊諸律亦多不失矩矱蓋其才華本富又脫屣名利胸次曠夷故當瑯琊壓下

之派盛行而能不囿於風氣宜世貞之心折不置矣

備忘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有元祐黨人碑考已著錄按明史藝文志載海瑞文集七卷

國朝廣東鹽運使故城賈棠與邱濬集合刻者止六卷是編載瑞所行條式中多之文較爲全備乃康熙中瑞六代孫廷芳重編原跋云共一十二卷分爲十冊今考此本冊數與跋相合然每冊止一卷

實止十卷較原跋尚闕一卷未喻其故也瑞生平學問以剛爲主故自號剛峯其入都會試時卽上平黎疏爲戶部主事時上治安疏戇直無隱觸世宗怒下詔獄然世宗覆閱其疏亦感動太息至擬之於比干後巡撫應天鋭意興革裁抑豪强惟以利民除害爲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如集中畢戰問井地論力以井田爲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葢但覩明代隱匿兼幷之弊激爲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然其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

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侃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概當嘉隆間士風頽薾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聵誠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大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

石洞集十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葉春及撰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戸部郎中事迹附見明史艾穆傳是編首載應詔書五篇共二卷史所謂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者是也次載惠安政書十二篇

其官惠安知縣時作共五卷次公牘二卷次志論二卷爲所修府縣志書之論用鄂州小集例也次詩二卷其第十九卷目錄作崇文榷書而注一缺字其曾孫綸跋語謂此書奉旨所刊板藏部署不得而見葢有錄無書者也春及爲學宗陳獻章治績爲當時第一艾穆官四川巡撫時春及爲賓州知州嘗舉以自代所著政書井然有條朱彛尊稱其詩宗杜陵不落程邵門戸故音節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暢惟作令時符帖具載不遺

頗傷叢碎至其在郎署時因遣使至日本遂上言請多方購求古文尚書是又悞信歐陽修日本刀歌不核事實者矣

宗子相集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宗臣撰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移吏部文選司進稽勳司員外郎以賻楊繼盛忤嚴嵩出爲福建叅議遷提學副使卒於官年僅三十有六明史文苑傳附載李攀龍傳中蓋攀龍徐中行吳國倫梁有譽及臣有前五子

之稱也朱彝尊明詩綜稱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本實題宗子相集其卷目與明史藝文志相合王世貞志臣墓稱其寢瘵疾亟門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則其集乃臣未歿時所訂定也臣常與吳國倫論詩不勝歸而精思累日月卒能卓然成家爲嘉靖七子之一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青蓮而意境未深間傷淺俗靜志居詩話謂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孱弱最可惋惜所言誠切

中其病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劉塡砌之習本質未盡漓也惟竹間諸篇體近纖仄未免汩沒於時趨耳至其西門西征諸記指陳時弊反覆詳明蓋臣官閩中時禦倭具有方畧故言之親切如是是又不以文字論矣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直撰直有胡子衡齊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郭子章所刻凡賦一卷樂府一卷古近體詩四卷文十九卷雜著四卷又續集詩賦一卷文十卷不

知何人所編卷首盛才賦下注少作二字殆其後
人取初集簡汰之餘與晚年未刻之作裒爲一帙
也直家泰和東距衡山不千里北距廬山亦不千
里故取二山之名名其書室因以名集直從歐陽
德游又從羅洪先游其學一以姚江爲宗故所作
胡子衡齊八卷大抵闡明心學然明儒學案稱其
少駘宕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講學故其文章
頗雅健有格無抄撮語錄之習又其宗旨謂釋氏
主於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

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儒者主於經世故其學在於盡心盡心則能參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故其文章亦頗篤實近理未至王學末流之誕放至於雜著諸篇如設蠶獵人之類詆諆薄俗未免少傷忠厚直初見歐陽德時德病其疾惡太嚴一切憤憤不平是已先失仁體殆亦其夙見未融故嬉笑怒駡不覺言之過歟

薜荔園集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佘翔撰翔字宗漢號鳳臺莆田人嘉靖戊午舉

入官全椒縣知縣與巡按御史牴牾投劾棄官去放遊山水以終其詩以雄麗高峭爲宗聲調氣格頗近七子故王世貞贈詩云十八娘紅產荔支蠣螃舌嫩比西施更教何物誇三絶爲有佘郎七字詩屠隆作傳亦稱閩產足珍貴者不獨荔支西施舌蓋即指此然人品頗高故詩有清致不全爲七子之膚廓未可全斥之也傳稱所著有薜荔園詩佘宗漢稿遊梁新編金陵紀遊文考翔遊蹤所經至大梁金陵爲最後今集中俱已載及則合而編

之仍以薜荔園詩名也明詩綜不著其名殆僅存鈔本流傳尚少歟

郭鯤溟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諫臣撰諫臣字子忠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罷歸後起鄖陽巡撫未上而卒初諫臣為袁州推官時憤嚴嵩父子亂政乃密籍嚴世蕃姦逆不道事因御史林潤上之世蕃遂伏法及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數上書論列時事語多切直遂與張居正忤乃有江西之命甫三

月卿自効歸平生伉直不愧其名與字而其詩乃婉約閒雅有范成大陸游之遺雖十首以外不免語意畧同如高仲武之論劉長卿者然當太倉歷下主持壇坫之時能毅然自爲不隨風氣亦足見其孤介矣是集爲其子元望所編凡詩六百七十一首又附奏疏二篇集中無與王世貞倡和詩故世貞作序謂交久而幾失之復稱其詞咸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安不露蹊徑而近體尤渢渢可詠葢亦重其爲人不以門戸之異爲嫌也世貞謂其詩

可千餘首此集不知誰所刊定其亦出世貞之手歟

亦玉堂稿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鯉撰鯉有文雅社約已著錄鯉常輯其詩文為亦玉堂稿十卷續稿八卷明末板燬不存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載其家有鯉正續兩集三復其文嘆其經術湛深議論正大然士禎沒後池北書庫所藏散佚皆盡今亦未見其本此本乃康熙庚午劉榛裒輯殘闕所重刻集中有文無詩葢已非

原稿之舊矣鯉在神宗時立朝侃直稱爲名臣晚入政府毅然特立與沈一貫相齟齬一貫借妖書事以傾之幾至不免然天下知爲正人也雖沮於姦邪不獲盡究其用而集中所載如諫止礦稅一疏實國脈民生之所繫其功甚偉他如議復建文年號改景帝實錄停取麒麟請並封恭妃請宥議禮諸臣以及正文體阻泰王服內請封釋詔獄官犯諸事皆關朝廷大體知無不言至於封還成命不憚再三削牘以冀一悟懇欵惻怛之意至今猶

可想見之文章之工拙抑其末矣惟亦玉堂之名頗不可解推求其意葢鯉嘗爲翰林掌院學士歸里之後欲以廊廟山林視爲一致若曰此亦玉堂云爾然考沈括夢溪筆談稱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則玉堂乃宮殿之名非私家所可稱鯉葢考之未審也

温恭毅公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温純撰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恭毅事迹具明史本傳純在隆萬之

際正色立朝初忤張居正罷官再起又與中使爭礦稅卒以忤沈一貫致仕可謂毅然自立不負君國雖厄於羣小無一日安於其位而日久論定究稱名臣其奏疏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質而明白曉暢易於觀覽蓋期於指陳利弊初不以文字為工其他序記銘傳諸體則多雅飭可誦詩凡八卷大抵沿溯七子之派而稍失之麤尺牘五卷亦多關時政末一卷為理學六十一則皆論學語錄大旨以程朱為本不宗姚江而亦不甚駁姚江

蓋純一生惟以國是爲已任所爭者不在此也言以人重其此集之謂歟

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通行本

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劉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

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爲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
追於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贊曰風行
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
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益所持者正雖以世
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知
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
但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
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祜子
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爲崑山本去取多不相同莊

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爲全
集刻於
國朝康熙間前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自作凡例
極言舊刻本之譌舛不餘遺力然考汪琬堯峯
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非至著
爲歸文辯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爲盡善然舊
本文多漏畧得莊掇拾散佚差爲完備旣別無善
本姑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爲作
箋註王士禎頗以爲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

不與即格不行歟

四溟集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謝榛撰榛字茂秦臨清人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榛早工詞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詩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推榛為長及攀龍名盛榛與論生平頗相刻責攀龍輩遂怒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當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定稱詩三要皆自榛發諸人實心師其言也後薄游諸藩邸並為上客雖

終於布衣而聲價重一代趙康王至輟侍姬以贈之如姜夔小紅故事其救盧柟一事尤見氣誼攀龍送榛西游詩所謂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者頗肖其實其詩亦不失爲作者七子交口詆訶乃一時恩怨之詞固不足據爲定論矣是編刻於萬歷壬子乃臨清州知州盛以進得趙邸舊本重爲補訂又以榛所撰詩家直說二卷附於卷首案榛詩足以傳而論詩之語則多迂謬今惟錄此集其詩家直說則別存目於詩文評焉

蛾蠓集五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盧柟撰柟字少楩濬縣人以貲爲國子監生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掠論死淹繫數年臨淸謝榛走京師爲稱寃適縣令已罷平湖陸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獄得不死明史文苑傳附載於榛傳中是集爲嘉靖癸卯柟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前有自序稱蛾蠓者醯雞也取其潔於自奉介於自守不如蚊蚋之浸穢强噉又以事繫獄類蛾蠓之阨燕坑羅蛛網振其音而啫啫者故

以名集史稱其騷賦最爲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爲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眞氣坌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聲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翛然而榛莽之世貞稱之者反以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

少室山房類稿一百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有筆叢已著錄應麟藉王世貞以得名與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趙用賢稱末五子

所作詩皆類皆附合世貞藝苑巵言後之詆七子者遂幷應麟而斥之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萬歷之季橫據海内百有餘年其中一二主盟者雖爲天下所攻擊體無完膚而其集終不可磨滅非惟天姿絶異籠罩諸家亦由其學問淹通足以濟其桀驁故根柢深固雖敗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疎不學不能如王李剽剟秦漢乃從而剽剟王李黄金白雪萬口一音一時依附門墻假借聲價亦得號爲名士時移事易轉瞬爲覆瓿之用

固其所矣應麟雖仰承餘派沿襲頹波而記誦淹通實在隆萬諸家上故所作蕪雜之內尚具菁華錄此一家亦足以為讀書者勸也是編前有王世貞所撰石羊生傳稱應麟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臥遊抱膝三洞兩都蘭陰畸園諸集凡二十餘卷朱彝尊明詩綜所載別有邯鄲華陽養痾婁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而無三洞畸園之名葢應麟在日諸集皆隨作隨刻別本單行世貞彝尊各據所見故名有異同此集為萬歷戊午金華通判歙縣

江湛然所刋乃其合編之本也

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讀史漫錄已著錄慎行於李攀龍爲鄉人而不沿歷城之學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

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詎無五言古詩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見然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

宗伯集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孫繼皐撰繼皐字以德無錫人萬歷甲戌進士第一官至吏部侍郎當陳太后梓宮發引時神宗稱疾不肯送繼皐疏爭忤旨及三殿災大臣自陳

皆慰留獨繼皐致仕去後追贈禮部尚書此編題曰宗伯集從所贈官也凡雜文九卷詩一卷第二卷末有其子源文跋語稱其父生平不敢自居於名以故諫草都焚篋中只存辭疏十八又求得其三其留中者無從覓稿即其他著述亦多不存今所刻碑銘誌傳之文皆源文雜得之其子若孫暨朽縑敗扇與行於世者云云故集中所錄多應制及酬贈之作然當繼皐之時士習佻而文體亦弊七子之風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鉤章或矜

奇弔詭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隨波而靡繼臯詩文獨雍容恬雅有承平臺閣之遺風亦可謂不移於俗矣

臨臯文集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寅秋撰寅秋字義叔號臨臯廬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司副使左江兵備道其爲貴州叅議平答千苗之亂遷雲南副使平土夷普應春靳之爲廣西副使克五山綏安南定府江並賜金加秩及征楊應龍命爲左監軍離安楊之黨

卒平播亂其經濟有足取者其文章在當時不著名是集千頃堂書目亦不著錄則明末傳本已稀故談藝家罕所稱述然寅秋爲楊士奇之裔孫故家典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所作大抵和平典雅有明初前輩之風奏議尤委曲盡致其五山紀畧平播條議等篇於邊畧亦多裨益非徒托之空言者也

淡然軒集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余繼登撰繼登有典故紀聞已著錄是集分奏

疏二卷序記三卷誌銘及雜文二卷詩一卷繼登卒後其友人馮琦序而刻之繼登當神宗朝以災異屢見上疏極稱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又請神宗躬郊廟冊元子停礦稅撤中使時將討播州楊應龍因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近者天地人皆不和怨毒凝結臣子不能感動君父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不可恬不為意云云語皆切中時弊其疏具載此集中詩文則應酬之作未免失於刊削然大抵平正淳實無萬歷中佻薄

之習亦尚不失典型明史馮琦傳稱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禁約則所學之根柢可知也

涇臯藏稿二十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有小心齋劄記已著錄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戶馴至於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春秋責備賢者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恨於清流憲成其始事者也考憲成與高攀龍初不過一二人相

聚講學以砥礪節概爲事迨其後標榜日甚攀附
漸多遂致流品混淆上者或不免於好名其下者
遂至依託門墻假借羽翼用以快恩讎而爭進取
非特不得比於宋之道學併不得希蹤於漢之黨
錮故論者謂攻東林者多小人而東林不必皆君
子亦公評也足見聚徒立說其流弊不可勝窮非
儒者闇修之正軌矣惟憲成持身端潔恬於名利
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其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
私見以亂是非尚非後來依草附木者比故姑錄

其集並論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曆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蹟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嬖倖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篇為冠次為救海瑞疏次為爭三王並封疏次為代翟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誌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

次劄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爲書簡雜文次爲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爲沈思孝所爲墓誌銘高存之所爲行狀及憲成所爲行述允成文皆論事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擊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眞氣流溢發於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說已著錄攀龍出趙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物爲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爲就正錄後其門人嘉善陳龍正編爲此集凡分十二類一曰語二曰劄記三曰經說辨贊四曰備儀五曰語錄六曰詩七曰疏揭問八曰書九曰序十曰碑傳記譜訓十一曰誌表狀祭文十二曰題跋雜書附錄誌狀年譜一卷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篤實闡發周密詩意冲澹文格淸遒

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葢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於風尚然嚴氣正性卓然自立實非標榜門戶之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為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異於偽歟

馮少墟集二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有元儒考畧已著錄其文集初刻止於萬歷壬子此本乃其次子嘉年益以癸丑以後至天啓辛酉作類序重刻自卷一至卷十二皆語錄卷十三至卷十八皆詩文卷十九至卷二

十爲族譜家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爲闕學編

葢生平著作彙於此集其中講學之作主於明理

論事之作主於達意不復以辭采爲工然有物之

言篤實切明雖字句間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譏也

惟其與朱童蒙爭論首善書院講學一疏稱朱之

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先臣守仁當兵

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之所以不恤毀

譽而爲此也又郭元厚郭興治等劾鄒元標從吾

又上疏力爭稱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云云其說頗

爲固執夫士大夫自甲科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
不知顧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講也維古極盛
之治有皐夔稷契亦越小康之世有房杜王魏韓
范富歐亦何嘗招百司執事環坐而談心性哉無
故而舍其職司呼朋引類使其中爲君子者授人
以攻擊之間爲小人者借此爲攀附之途黨禍之
興未必非賢者開門而揖盜也至於謂宋之不競
由禁講學尤爲牽合考宋之黨禁始於寧宗慶元
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中間不過六七年

耳至於寶慶以後周程張邵並從祀孔子廟庭紫
陽東萊之流並邀褒贈理宗得謚爲理實由於是
葢道學大盛者四五十年而宋乃亡焉史傳具存
可以覆按安得以德祐之禍歸咎於慶元之禁乎
從吾初爲御史拒絶閹人劾罷胡汝寧禁大計苞
苴又上疏諫神宗不親政事幾遘危禍後廷議三
案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爲名臣惟此兩疏意雖
善而未計其流弊故附糾其失俾來者無惑焉

石隱園藏稿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方自嚴總國計時外則遼瀋連兵封疆巳壞而軍餉日增內則東林奄黨水火紛呶閧然置社稷而爭門戶自嚴支拄其間前後六年綜覈敏練為天下所推孫廷銓為作墓誌稱其有石隱藏稿八卷奏議一百三十六卷其奏議今未見獨此集存凡詩一卷文七卷前有高珩序稱其官戶部時於天下大計朗朗於胸屈指兵食欵目如觀掌果軍興旁午中旨日數

十下即刻奏成手中不似後來者止署紙尾令司署具稿每入署輿後覽書二寸餘日聯事竣必讀書漏下數刻乃歸鄭侯劉晏遂抽鼂賈之簟實古來僅事又稱其七言近體分滄溟華泉之座又作第二序擬其文於韓蘇擬其四六於徐庾雖鄉曲之言未免稍溢而以經濟兼文章則自嚴要不愧也珩所稱雲間條議十則冀寧大閱十則災祲疏議十三則今皆不見集中意其在奏議一百三十六卷中歟

仰節堂集十四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曹于汴撰于汴有共發編已著錄是集文十一卷詩三卷前有高攀龍馮從吾序于汴嘗從二人講學故也攀龍序謂其文足以定尊聞明學術詩足以暢天機流性蘊從吾序謂其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操觚自豪之士無不退避三舍于汴亦嘗爲從吾作理學文鵠序曰關中少墟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曰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

也云云故于汴之詩文亦在理學舉業之間或似
語錄或似八比葢平生制行高潔立朝風節凛然
震耀一世遠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筆札見長
從吾序所謂非沾沾以文章名者爲得其實觀是
集者謂之文以人重可矣集初刻於首善書院甲
申板燬於兵康熙癸卯初其外孫景望蘧購得殘
本其門人呂崇烈鳩鄉人醵金重刊崇烈爲之序
序末一私印曰從眞子游聽南臯少墟講少墟即
從吾眞予即于汴南臯者鄒元標也明季風氣以

講學宗派相高故崇烈以是自標云

顒學集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鄒元標撰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皐吉水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諡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元標有祭諸儒文自稱甲戌聞道葢是時年方弱冠即從泰和胡直遊也其學亦陽明支派而規矩準繩持之甚嚴不墮二王流弊初刻有太平山房集後重訂爲此本凡詩一卷文七卷其鄉人龍遇奇巡視淮鹽時爲之鋟板序者無慮十數人雜

題萬歷丁未庚戌甲寅己未等年考元標起用在
天啓壬戌此集刻於己未以前故所載無非講學
之語而後來奏議乃別行云

劉蕺山集十七卷 國子監助教張羲年家藏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錄講學之
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
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奭齡無不提唱
禪機恣爲高論奭齡至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
本旨宗周雖源出良知而能以愼獨爲宗以敦行

爲本臨沒猶以誠敬誨弟子其學問特爲篤實東林一派始以務爲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躬剛正憂國如家不染植黨爭雄之習立朝之日雖少所陳奏如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之流亡恩義拊循收天下泮渙之人心還內廷埽除之職正慵帥失律之誅諸疏皆切中當時利弊一阨於魏忠賢再阨於溫體仁終阨於馬士英而薑桂之性介然不改卒

以首陽之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葉可稱皦皦完
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是集爲乾隆
壬申副都御史雷鋐所刋冠以入譜學言諸書至
第八卷乃爲奏疏然諸書本自別行且宗周所著
亦不止於此摘錄數種殊爲挂漏今並刪除惟以
奏疏以下十七卷勒爲一編而他書則仍別著錄
焉

學古緒言二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婁堅撰堅字子柔長洲人隆萬間貢生早從歸

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依附得名本非善類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稱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為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餘熖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頹瀾延古文之一派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襲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眞

樸勝人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之音矣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長慶集序以爲眞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禎特偶舉其一也

檀園集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李流芳撰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歷丙午舉人三上公車不第因魏忠賢亂政遂絶意進取築檀園讀書其中明史文苑傳附見唐時升傳中是編凡古今體詩六卷雜文四卷題畫跋二卷雖才地稍弱不能與其鄉歸有光等抗衡而當天啓崇禎

之時異途爭鬬門戸多岐流芳容與其間獨恪守
先正之典型步步趨趨詞歸雅潔二百餘年之中
斯亦晚秀矣謝三賓刻嘉定四先生集時流芳尚
存三賓詣視其疾索所作因盡出平生詩文手自
芟纂以成斯集三賓爲作序文亦感慨悽動三賓
字象三鄞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後官巡按御史守
萊州頗著勞績掖縣毛霦平叛記載之最詳云

忠介燼餘集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周順昌撰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歷癸

丑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忤魏忠賢為所羅織逮治拷掠殺之於獄崇禎初追謚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順昌被逮時箧衍著作頗多倉卒間為友人投火滅跡後其子茂蘭遇片紙隻字必摹而勒之石至其孫靖復從戚友家搜錄成集故名燼餘凡三卷一卷為紀事公移二卷為尺牘三卷為雜文及詩而以尋聲譜附焉尋聲譜者當萬歷乙卯順昌在閩中常以詩扇寄鹿善繼其後扇失而詩猶為馬潔所記憶崇禎甲戌善繼與潔暨

孫奇逢輩詠其事錄而爲譜

國朝康熙間孫奇逢門人湯斌巡撫江蘇以譜貽靖附刻集後詳見靖跋語中順昌氣節葢世本不以文章見長且收拾於灰滅之餘大都案牘簡劄隨手酬應之文非所經意然其隱憂國事崇尚名檢忠憤激發之氣時流露於楮墨間尚足以廉頑立懦觀區區題扇一詩異代且珍重傳之則是集什一僅存固未可聽其湮沒矣

范文忠集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范景文撰景文有大臣譜已著錄所著詩文有味元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靜閣存稿且園存稿瀾園存稿餐冰齋詩稿諸目其子毓秀及其甥王孫錫等合編以爲此集景文爲莊烈帝所知入閣未五十日而都城淪破卒能從容蹈義大節炳然至生平歷官所至亦多引繩切墨持正不阿史稱其在文選時值魏忠賢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是其丰裁峻厲而不肯矯激以鶩名在明季尤爲希覯

今觀集中攝銓副銓諸稿所載奏議大抵剴切詳明切中時弊而撫豫出鎮等稿所載諸疏於興利除害之方規畫不遺餘力雖遭時艱棘弗獲盡用而經世之才實可具覘其崖畧是又不獨以義烈見重矣

慢亭詩集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徐𤓰撰𤓰字惟和閩縣人萬歷戊午舉人負才淹蹇肆力詩歌大抵圭臬唐人而不為剽裂餖飣之學卷首有張獻翼序稱其調匪偏長體必兼擅

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又謝肇淛五雜俎謂其才情聲調足以伯仲高季廸微憾古體不及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七言絕原本王江寧多情至語審閱是集固非盡出標榜當明季詩道冗雜如蠅者亦可謂蟬蛻穢濁矣王世懋藝圃擷餘論閩中詩人推鄭善夫爲冠蠅生平喜稱善夫而卒年僅三十九與善夫正同亦頗可異明史文苑傳稱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棅後閱百餘年鄭善夫繼之迨萬歷中年曹學佺徐𤊹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

之風雅復振不及於熥惟燉傳中附見其名然燉以博洽稱亦復工文熥以詞采著亦未嘗無學二人固未易優劣也

孫白谷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孫傳庭撰傳庭有鑒勞錄已著錄史載崇禎十一年李自成自蜀還走陝西傳庭扼諸潼城分兵五道擊之降其驍將混天星過天星等朝廷特以爲屏蔽十六年出師潼關降其偽將四天王李養純擒其偽果毅將軍謝君友自成懼謀降賊幾盡

滅乃以中旨督戰值霖雨七日餉絕軍亂致敗遂
歿於陣今證以集中澄城報捷諸奏疏委曲詳盡
一一相符惟史載崇禎十二年正月戊辰劉宇亮
孫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考集中官軍
苦戰疏內稱解眞定之圍救濟南之■出口之役
又率所統鎭將官兵勠力合戰事皆在正月戊辰
之後又恭聽處分兼瀝血忱疏內歷舉正月二十
七日臣欲先發兵馳東安扼擊而督察不從二十
九日臣勉發曹變蛟楊國柱等兵先往次早復約

督察同往或臣獨往而督察又力阻云云督察乃劉宇亮也據此則兵集不敢進其責全在宇亮傳庭特爲所牽掣故本紀連書之耳是亦足資考證也此集自一卷至三卷爲奏疏卷四爲雜著卷五爲詩卷六爲内傳外傳奏疏載自崇禎十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止其於十五年復起救開封至十六年奏疏併佚不載殆傳庭殉難全家俱歿其十五年以後稿本或俱失於兵火歟

集玉山房稿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葛昕撰昕字幼明號龍池德平人官尚寶司卿昕以蔭起家初除都督府都事陽武侯薛鋹以貧故幾不得襲昕力排羣議鋹始得襲封尋遷工部屯田司郎中議裁惜薪司炭額百餘萬又汰廠司內官五百六十一人禍幾不測然連三疏爭之竟如議又爭戚畹鄭福濫請卹典雖不行天下壯之其風節頗侃侃不阿其他文亦疎爽駿快無嫵媚齷齪之氣肖其爲人惟贈孔鋓峯一序似乎溺於

左道不類昕之所爲然昕不得其父母遺像孔以術追寫如生故喜極而譽之發於孝子之心不自知其言之失猶可以曲諒者也是集爲其子如龍等所編凡疏一卷贊語一卷詩一卷誌狀一卷記錄跋一卷啓一卷書二卷祭文一卷

宋布衣集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宋登春撰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少能詩善畫年三十餘即棄家遠遊足迹幾遍天下晚乃依其兄子居江陵之天鵞池因自號鵞池生徐學謨爲荊

州守深敬禮之後學謨以尙書致政歸登春訪之
吳中買舟浮錢塘徑躍入江水以死邢侗來禽館
集有弔宋叟詩序稱登春嘗語侗君視宋登春豈
杉柏四周中人其生平立志如此蓋亦狂誕之士
也其詩本名鵞池集文名燕石集學謨嘗刻之荊
州此編爲康熙乙丑王培益所刊始併詩文爲一
集登春文章簡質可匹盧柟蟣蠓集而奇古之趣
勝之其論詩先性情而後文詞故所作平易自然
而頗乏深意然五言頗淡遠可誦朱彝尊靜志居

詩話以賈島李洞爲比亦庶幾擬於其倫矣

忠肅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盧象昇撰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崇禎戊寅大兵下鉅鹿象昇督師戰敗歿於陣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象昇奏疏凡六集其姪孫豪然嘗彙刻別行今未之見此則其詩文集也初刻於康熙戊辰爲其幼子天敍孫聲誥所編萬錦雯序之後其曾孫安節又搜羅遺墨補葺此本第

一卷爲詩三十五首詩餘八首傳一首墓誌一首
詩餘末一首爲七夕歌葢古詩誤編實得詩三十
六首詩餘七首也第二卷爲記一首書二十七首
第三卷爲明史列傳年譜世表詩文皆有注不著
姓名覩所註鹿善繼傳言及楊嗣昌死事則非象
昇自注矣其年譜之注題四世孫師儉作此注殆
亦出其手歟象昇年二十三登第洎年二十九即
戰鬬於流寇之閒死時年僅三十九葢未暇專力
文藝故詩古文多不入格然讀其軍中家書尺牘

忠孝悱惻使人感動無意爲文而能文者莫加焉
雖謂之載道之文可也楊嗣昌娟嫉怙權擠象昇
以至於死嗣昌卒亦身敗名裂其子所作孤兒籲
天錄雖巧辨百端公論卒不可掩藏書家亦多不
肯收錄而象昇遺集至今留天地間錄而存之亦
聖朝敦崇風教扶植綱常之義也舊本題曰忠烈集葢
用明福王時舊謚今既蒙
特典褒榮光垂千古謹改題所
賜新謚昭表章之至意焉

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二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爲館閣所宗其門人爲刻代言選六卷長洲文震孟序之崇禎丙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裒輯所作名曰鴻寶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擢戶部尚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字間取舊刻重爲刊定付其子會鼎庋藏之乾隆壬辰其元孫安

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畫設施勾考兵食皆可見諸施行非經生空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弇州之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興亡治亂之所關尤為當世所推重然當天崇之時君子小人雜遝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元璐獨持論侃侃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壞亂已極始見委任而已無所措其

手僅以身殉國以忠烈傳於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彌重其文也詩集頗多散佚如聞朝鮮墮一城七言律詩一首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詩一首又律句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獰石魏公偏嫵媚輕烟呂相不糊塗等句皆載在施男筇竹杖中集中俱未收入益偶未見男書歟

凌忠介集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凌義渠撰義渠有湘烟錄已著錄義渠少以制

義知名清新婉約極爲世所傳誦服官後以清操
直節受知莊烈帝於文章不甚留意此集凡詩四
卷文二卷乃其友徐汧門人姜垓所校定中間不
載奏疏一門故平生建白如爲給事中時請原三
河知縣劉燝責償餉銀疏論亂民焚掠巨室疏論
大臣箝制言路疏論中樞不職疏預策東江叛亂
及請䘏撫陰勦諸疏皆其風采之卓卓者今並不
見於本集則編次時亦不免有所脫遺然如兵餉
議清愼勤論諸篇剛毅自立之象凜然猶可概見

其崇化論有云能爲逢比者視碎首濺血仍無異於退食委蛇能爲申生伯奇者視抱石雉經仍無異於問安視膳蓋生平立志如此卒之見危授命克踐其言固與口孔孟而行蹻跖者區以別矣

申忠愍詩集六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申佳允撰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太僕寺丞甲申殉流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賜謚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佳允爲杞縣知縣時死守孤城卒擊破流寇掃地王其經濟有足

稱者官考功時以舉劾公正忤溫體仁降謫及官寺丞方出巡牧場而李自成圍京師勢可避匿或勸之弗入佳允流涕曰固知京師必不守然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卒以甲申三月十二日崎嶇還京十九日死於國難其氣節亦震耀千古是集爲其子涵光所編卷首有家傳稱其於詩好稱李夢陽何景明今觀所作與何李頗不相似大抵直抒胸臆如其爲人但體格尚未成就且不免浸淫明末纖仄之習然凜然剛正之氣足使後人

起敬不敢復以詩格繩之言以人重烏可沒也舊本首載孟津王鐸序不著年月核其所述蓋作於崇禎初佳允官杞縣時後人重刻此集仍錄以冠首然鐸何如人乃操筆弁冕佳允詩今特削之俾無為佳允辱焉

茅簷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魏學洢撰學洢字子敬嘉善人給事中大中長子也大中忤閹被逮學洢微服變姓名匿定興鹿善繼家萬計營救不得柩歸之後竟以毀卒世稱

忠臣孝子萃於一門事迹附見明史大中傳諸書所載亦大概相近然學洢尚有老母而爲無益之死或頗疑其過中今觀集中與潘茂莊書曰追比方始洢將就浙獄矣又辭里中父老書曰目今公差來捉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然則大中没後所謂坐受楊鎬熊廷弼賄三千三百兩者所司仍追呼於家學洢積憂積瘁於前積痛於後又重以閹黨之威虐數者交迫乃無生理非真徒以一眞不視蹈滅性之戒故學洢之孝在於大中被

禍之日竭力殫心蹈危履險出萬死以冀一生今
誦其與人諸書至性惻怛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
而錢士升等作序惟欲以隕身殉父稱之遂諱其
追逮之事淺之乎知學洢矣其集一刋於錢棻棻
大中門人也再刋於其弟學濂是爲今本學濂頗
其家聲論者不能以大中之故曲爲寛假然益見
學洢之不朽由所自立不由於父蔭也

陶菴全集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淳耀撰淳耀有山左筆談已著錄淳耀湛深

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而平日力敦古義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早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向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纂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遠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懦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可謂矯然拔俗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陸元輔所輯見於

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別集類二十六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百七十六卷

提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文篇章繁富前後共分四集以次成編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以前爲初集於時方戡定九嬰削平三孽而

念勤訪落

化著觀文

運籌決勝之餘寓志藝林所存尚四十卷自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前爲二集於時靈臺偃伯九譯旅來

保泰持盈勵精宵旰

萬幾餘暇矢詠卷阿十四年中復積盈五十卷自康熙五十年辛卯以前爲三集於時四瀛不波五緯咸若

驩心普洽

佑命重申

堯衢時游

舜歌庸作珥筆而錄
奎章者十四年中又積盈五十卷皆大學士張英等所恭
編也至五十一年壬辰以後六十一年壬寅以前
承平熙皞棣膈松雲
壽考康寧愈游心於翰墨而八伯徵歌之日正百年服教
之初我
世宗憲皇帝嗣踐
皇圖始
命和碩莊親王允祿編爲四集三十六卷通一百七十六

卷合為一編迄今流布鴻都尊藏

冊府萬方傳誦藉以仰窺

聖學之萬一至於乾規坤矩不可測以方圓月采日華不可圖以藻繪非惟仰鑽所莫罄抑亦歌頌所難名惟有循環維誦尊若六經而已莫能更贊一詞也

別有

御製詩集二十八卷乃高士竒等所校刊恭檢篇目皆已編入

文集次第亦無所更易故今未敢復繕惟附著分合之緣

起俾來茲有考焉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三十卷

謹案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凡文二十卷詩十卷文分十三體

詩則前七卷曰

雍邸集皆康熙壬寅以前作後三卷曰

四宜堂集則

御極以後作也欽惟

世宗憲皇帝神資天授

聖孝性成當
聖祖仁皇帝時
景命先歸
九齡預與承
眷顧者獨深問視
宫闈殆無虚日而晨昏餘暇復
覃精圖籍
研悅文章汲古之勤爲儒生之所不及迨乎握符合契應
運

龍飛
宵旰勵精心營四海
紫宮之所規畫
黼座之所咨詢者天下臣庶雖不能一一悉窺至於
硃批諭旨至三百六十卷
上諭內閣至一百五十九卷
上諭八旗及
上諭旗務議覆
諭行旗務議奏至四十八卷則剞劂梨棗共見共聞仰計

十三年中固無日不
親御丹毫疇咨庶政而寄情翰墨遂炳然與典誥雅頌輝
映後先葢
體協健行
心懷無逸精明强固之氣舉措萬化而有餘故旁涉詞章
尤足以陶鑄百氏如元化運轉時行物生而二曜
五緯三垣列宿自然成在天之文也豈非擷提合
雒以來超軼三五之
至聖哉

御製樂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

乾隆二十三年協辦大學士戸部尚書蔣溥等同

奉

勅重編欽惟我

皇上聖聰夙擅道岸先登學海詞源包涵富有昔當

睿養即擅

生知雍正庚戌之秋嘗訂

樂善堂文鈔十四卷乾隆丁巳取

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益以雍正乙卯以前續著十之七

彙爲
樂善堂文集頒示海內詞林藝圃茲誦相聞至是以初
刻卷帙稍繁復
指授溥等校閱刪定併省去制義一卷定爲此本伏考
今之制義即宋之經義也劉安節等皆載入別集
呂祖謙選宋文鑑亦載入總集初刻兼錄制義蓋
沿古例而我
皇上區分體裁昭垂矩矱俾共知古文時文之分
睿鑒精深逾安節祖謙等之所見不啻萬倍又考周必

大所較歐陽修集多至一百五十三卷而修自定居士集原本乃止五十卷文獻通考引葉適之言稱其每篇閱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未決者所撰集古錄跋尾集本視真跡亦多所追改我

皇上奎章藻耀籠括古今逾修亦何啻萬倍而

釐定舊製必審必精

聖意之謹嚴乃與修相近

天懷冲挹尤亘古之所無矣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又曰日進無疆臣等伏讀斯編仰見

謙抑之淵衷信
聖壽彌高而
聖學彌進亘有由也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
謹案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餘篇爲十有九門二
集四十四卷凡四百一十餘篇爲二十有三門門
各以歲月爲次皆
萬幾餘暇

親御丹素所成其

誥勅碑記之屬詞臣恭擬代言者不與焉伏考三古以來帝王著作散見諸子百家者大抵有韻之語爲多如黃帝巾机銘唐堯神人暢虞舜南風詩卿雲歌禹玉牒詞湯鑄鼎繇以及武王丹書之戒成王紫庭之操古籍所傳不可縷舉皆詩之類也其以文傳者則殊不多見呂覽記神農之教鬻子記顓頊以下修政之語（案諸語今本鬻子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或出追記或出依託未必親所撰錄也兩漢以後諸帝王惟

梁武帝有詩賦集又有文集其餘亦無專以文傳者然武帝文集不過十卷未爲甚富且六朝輕艷之詞亦未能闡聖賢之奧娩典謨之體也惟我

皇上心契道源學窺文海題詠繁富亘古所無而古體散文亦迥超藝苑凡闡明義理之作多濂洛關閩所未窺考證辨訂之篇多馬鄭孔賈所未及明政體之得失則義深乎訓誥示世教之勸懲則理準乎春秋至於體裁盡善華實酌中則賈董崔蔡以還韓柳歐曾以上號爲作者無不包羅豈特列朝

帝王之所無臣等上下千年編摩四庫所謂詞壇
巨擘者屈指而計亦孰能希
聖製之萬一哉
御製詩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
四集一百十二卷
謹案
御製詩集三百七十二卷皆合古今體編年爲次已刻
者凡四集自乾隆元年丙辰至乾隆十二年丁卯
計詩四千一百五十餘首編爲初集四十四卷目

錄四卷自乾隆十三年戊辰至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計詩八千四百七十餘首編爲二集九十四卷目錄六卷並大學士蔣溥所校刊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至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計詩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餘首編爲三集一百卷目錄十二卷大學士于敏中所校刊自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計詩九千七百餘首編爲四集一百卷目錄十二卷則協辦大學士尚書梁國治侍郎董誥所校刊也統合三萬三千九百五十餘首

甲辰以後未刷剛宣布者尚不知其數焉自今以
往億萬斯年更不知其數焉自古吟咏之富未有
過於我
皇上者葢自
撫臨六幕
宰制萬幾勤民莅政之餘
紫殿
凝神別無嗜好惟以
觀書乙夜悅性怡情是以

聖學通微
睿思契妙
天機所到造化生心如雲霞之麗天變化不窮而形容
意態無一相複如江河之紀地流行不息而波瀾
湍折無一相同如二氣之育物生化不已而耳目
口鼻無一相類故從心所欲動合自然
染翰擘牋頃刻輒數十首侍臣授簡吮墨沉思
前韻未賡
新題已作

丹毫宣示日以爲常四十八年之中卷帙如是之浩博
職是故也若夫有舉必書可以注
起居隨事寓教可以觀政事
聖人之德
聖人之功與
聖人之心無不可伏讀而見之尤獨探尼山删定之旨
非雕章繪句者所知矣考帝王有集始於漢武帝
然止二卷魏晉至唐御撰詩文惟唐高宗大帝集
多至八十六卷今所存者亦大抵皆纂組之詞其

於

聖製固猶培塿之望華嵩至王應麟玉海載宋太宗御集三百卷眞宗御集亦三百卷仁宗御集一百卷觀其目錄皆湊合襍纂書籍以充卷帙其數既已不確又惟眞宗集稱鏤板然宋人書目皆不著錄是未宣布也太宗仁宗集則並藏於禁中不以示人宋人詩話說部所稱述者太宗詩僅傳二首眞宗僅傳七首仁宗僅傳二首亦不甚工豈如

御製諸集開雕摹印昭布寰瀛文采煥於星漢苞涵富

於山海爲有目所共睹也哉

梅村集四十卷通行本

國朝吳偉業撰偉業有綏寇紀畧已著錄此集凡詩十八卷詩餘二卷文二十卷其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凉風骨彌爲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絶調其流

搢詞林仰邀

睿賞非偶然也至於以其餘技度曲倚聲亦復接跡屯田嗣音淮海王士禛詩稱白髮塡詞吳祭酒亦非虛美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既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黃宗羲嘗稱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爲倒却文章家架子其糾彈頗當葢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强爲學步本質終存也然少陵詩冠

千古而無韻之文率不可讀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

湯子遺書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斌撰斌有洛學編已著錄斌在國初與陸隴其俱號醇儒隴其之學篤守程朱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容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今集中所載語錄可以見其所得力

又斌雖平生講學而康熙己未
召試實以詞科入翰林故集中詩賦雜文亦皆彬彬典雅無村塾鄙俚之氣至其奏議諸篇規畫周容條析詳明尤昭昭在人耳目者矣葢其著述之富雖不及陸隴其而有體有用則斌尤通達治體云

兼濟堂文集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編奏疏二卷序六卷書牘二卷傳誌二卷祭文論二卷雜著二卷樂府古今體詩三卷附年譜一卷其平生

著述刻於江南者有兼濟堂集十四卷刻於荊南者有兼濟堂集二十四卷刻於京師者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尺牘存餘七卷其刻於林下者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此集乃詹明章裒輯諸本簡汰繁冗合刊爲一編者也裔介立朝頗著風節其所陳奏多關國家大體詩文醇雅亦不失爲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於

國初作者之間固無忝焉

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有矩齋雜記已著錄王士禎選感舊山水二集所錄閏章詩最多又取其五言近體八十二聯爲摘句圖見所撰池北偶談閏章嘗語士禎門人洪昇曰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士禎亦記於居易錄平心而論士禎詩自然高妙固

非閩章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成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非拘守繩墨者所及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進然陸學惟陸能爲之楊簡以下一傳而爲禪矣朱學數傳以後尚有典型則虛悟實修之別也閩章所論或亦微有所諷寓規於頌歟其蘗齋詩話有曰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愼浮華者浪子叫號者粗人窘瘠者淺癡

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覯其持論其宗旨可見矣古文亦摹仿歐曾不失矩度然視其詩品則少亞魏禧爲作集序乃置其詩而盛許其文非篤論也外集二卷一爲硯林拾遺乃奉使廣東時記所見端溪石品一爲試院氷淵則歷年典試序文及條約今附存之又有別集四卷其二卷爲蘿齋詩話二卷爲矩齋雜記詩話別擇未精瑕瑜參半雜記頗涉神怪尤爲小說家言今析出別存其目茲

不具錄焉

忠貞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承謨撰承謨字覲公號螺山鑲黃旗漢軍大學士文程子也初充侍衛順治辛卯詔八旗子弟均得應試遂以是科中式舉人次年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康熙壬子逆藩耿精忠叛承謨抗節死賜謚忠貞所作畫壁詩石門吳震方嘗刻之說鈴中為世傳誦是編乃其全集為清苑劉可書所編首

諭祭文

御製碑文

御題祠額附以家傳及祠堂記共為一卷次撫浙奏議一卷次督閩奏議一卷次吾廬存稿一卷次百苦吟一卷次畫壁遺稿一卷次雜著一卷次附錄題跋哀挽詩文三卷康熙五十七年其子時崇以畫壁遺稿進

呈

聖祖仁皇帝親製序文褒揚忠烈

宸章下賁光逮幽泉今敬謹錄冠集端用示我

國家扶植綱常風勵臣節之至意至承讀所上奏議

大都明白敷暢多有關

國計之言詩文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嚼齦裂背之狀

至今猶可想見文以人重承謨之謂矣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王方岐作綺

小傳稱所著有亭皋集菽香詞林蕙堂文集諸編

綺沒之後其子壽潛蒐訪遺稿合而編之此本一

卷至二十卷爲四六即所謂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爲詩即所謂亭皐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爲詩餘即所謂𦶜香詞也二十六卷則以所作南曲附焉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宜興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人論四六書曰吳園次班香宋艷接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未猶强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

乙其詩才華富豔辦香在玉溪樊川之間詩餘亦頗擅名有紅豆詞人之號以所作有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嘯秋風繡平原之類當時多被管絃以各有别本單行故僅以散曲九闋綴之集末統而觀之鴻篇鉅製固未足抗跡古人而跌宕風流亦可謂一時才士矣

精華錄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懽錄已著錄其詩初刻有落牋堂集皆少作也又有阮亭詩及過江入吳白

門前後諸集後刪併爲漁洋前集而諸集皆佚嗣有漁洋續集蠶尾集續集後集南海集雍益集諸刻是編又刪掇諸集合爲一帙相傳士禛所手定其子啟洓跋語稱門人曹禾盛符升仿任淵山谷精華錄之例鈔爲此錄者葢託詞也士禛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爲宗其在揚州作論詩絶句三十首前二十八首皆品藻古人末二首爲士禛自述其一曰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平生大指具

在是矣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說如聊齋志異之類士禎偶批數語於行間亦大書王阮亭先生鑒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諸梨棗以為榮惟吳喬竊目為清秀李于鱗見談龍錄汪琬亦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見士禎自作居易錄而趙執信作談龍錄排詆尤甚平心而論當我

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

之語錄元詩縟艷流爲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

國朝之有士禎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啓

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脣異論遂漸生焉此傳其說者之過非士禎之過也是錄具存其造詣淺深可以覆按一切黨同伐異之見置之不議可矣

堯峯文鈔五十卷 内府藏本

國朝汪琬撰琬字苕文號鈍翁晚居堯峯因以自號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戸部主事陞刑部郎中降補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陞戸部主事康熙已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初琬自裒其文爲鈍翁類

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晚年又手自刪次定爲此編其門人侯官林佶爲手寫而刊之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於南宋諸家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琬性狷急動見人過交遊罕善其終者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

瑕纇故恒不滿人亦恒不滿於人與王士禎爲同年後舉博學鴻詞時乃與士禎相忤其詩有區區暫墓心豈爲一懷祖句以王述比士禎士禎載之於居易錄中又與閻若璩議禮相詬若璩載之潛邱劄記中皆爲世口實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則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於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亦不能久相支拄士禎詞章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趙執信及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

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畧見矣

午亭文編五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廷敬撰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本名敬以是科有兩陳敬因奉

旨增廷字官至大學士諡文貞嘗著尊聞堂集八十卷晚年手定為此編其門人林佶繕寫付雕廷敬有午亭山村在陽城因水經注載沁水逕午壁亭而名因以名集凡詩二十卷雜著四卷經解四卷奏疏

序記及各體文共二十卷杜律詩話二卷廷敬論
詩宗杜甫不爲流連光景之詞頗不與王士禎相
合而士禎甚奇其詩所爲古文雖汪琬性好排詆
論文少所許可亦甚重之生平回翔館閣遭際
昌期出入
禁闥幾四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典司文章
雖不似王士禎籠罩羣才廣於結納而文章宿老
人望所歸燕許大手海內無異詞焉亦可謂和聲
以鳴盛者矣卷首有廷敬自序謂於汪王不苟雷

同然蹊逕雖殊而分途並騖實能各自成家其不肯步趨二人者乃所以能方駕二人歟此固非依門傍戶假借聲譽者所知也

讀書齋偶存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方藹撰方藹字子吉號訒菴崑山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銜卒謚文敏方藹釋褐後即以文章受知

世祖章皇帝其授學士述懷詩所云敢道齊賢留異日屢稱蘇軾是奇才記是事也後復蒙

聖祖仁皇帝召入

內廷矢音賡唱歌咏昇平故其詩格亦進而益上未遇時嘗著有觚齋集得第後遂棄不復存此本皆在朝及告歸時所作不分體不編年疑為方藹所自定故篇什雖少而一一皆其菁華王原祁序稱方藹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士禎之詩汪琬之文實兼有二家之長云云今是稿不及雜文而詩則諸體具備雖未及士禎之秀骨天成而和雅春容渢渢乎

盛世之音與士禎亦各擅其長焉

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詞三卷南漼集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彭孫遹撰孫遹字駿孫自號羡門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官中書舍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召試擢第一授編修歷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武功耆定六幕大同㶉㶏昇平右文稽古旁求俊乂肇舉

制科於時

景運方隆人文蔚起懷才抱藝之士雲蒸鱗集咸詣

金門司校閲者雖有李蔚杜臻葉方藹馮溥四人而

甲乙次第皆稟

睿裁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記施閏章省耕詩中誤書旗

字爲斿字

詔降置次等一事仰見

睿鑒精詳不遺纖芥故得人之盛今古罕儔而孫遹遭際

昌期實冠是選文章聲價紙貴一時今觀是集才學富

贈詞采清華館閣諸作尤瑰瑋絕特知其獨邀
甄拔領袖羣才不偶然也孫適所著南淮集香奩倡和集
金粟詞延露詞俱先有刊本惟全集未刊孫適沒
後五十年至乾隆癸亥其孫景曾始爲開雕并以
舊刊南淮集延露詞附錄於後云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通行本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有日下舊聞已著錄此集凡賦
一卷詩二十二卷皆編年爲次始於順治乙酉迄
於康熙己丑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紀年皆用爾雅

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詞七卷曰江湖載酒集
曰茶烟閣體物集曰蕃錦集雜文五十卷分二十
六體附錄葉兒樂府一卷則所作小令也彝尊未
入翰林時嘗編其行稿爲竹垞文類王士禎爲作
序極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堂孤嶼瞿溪諸篇
然是時僅規橅王孟未盡所長至其中歲以還則
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

談龍錄論

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禎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

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
則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惟暮年老筆縱横
天真爛漫惟意所造頗乏翦裁然悦境頹唐杜陵
不免亦不能苛論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
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譌辨
異本本原原實跨黄伯思樓鑰之上葢以詩而論
與王士禎分途各騖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
文畧固不免瞠乎後耳惟原本有風懷二百韻詩
及静志居琴趣長短句皆流宕豔冶不止陶潛之

賦閒情夫綺語難除詞人常態然韓偓香奩集別爲篇帙不入內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體裁編錄亦各有義例溷而一之則自穢其書今併刊除庶不乖風雅之正焉

政書八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于成龍撰成龍有于山奏牘已著錄是集皆其歷任所紀曰羅城書令羅城時稿也曰合州書知合州時稿也曰武昌書同知黃州署武昌府時稿也曰黃州書知黃州府時稿也曰八閩書歷任福

建監司時稿也曰畿輔書巡撫直隸時稿也曰兩江書總督兩江時稿也任監司以前皆申詳條議札檄誡諭之作任巡撫以後始列奏疏共七卷其第八卷曰吟詠書則其所作各體詩并以文六首附於後成龍以清節著名而自起家令牧至兩膺節鉞安民戢盜諸政蹟亦皆綽有成算其經濟頗有足傳今觀是書其平生規畫猶可見其本末也

愚菴小集十卷　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此集凡賦

一卷諸體詩五卷雜著文九卷末附傳家質言十三則鶴齡始專力於詞賦自顧炎武倡以本原之學始研思經義於漢唐註疏皆能爬梳抉摘獨出心裁故所作文章亦悉能典雅醇實不蹈剽竊摹擬之習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嶓冢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考證嘗箋註杜甫李商隱詩集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之間而寄興清遠能不自掩其神韻與錢謙益為同郡初亦以其詞場宿老頗與倡酬既而見其首鼠兩端居心反覆薄

其為人遂與之絶所作元裕之集後一篇稱裕之舉金進士歴官左司員外郎及金亡不仕隠居秀容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非獨免咎亦誼當然乃今之訕辭詆語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者非徒詩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蓋隠指謙益輩而發尤可謂能知大義者矣

抱犢山房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别號抱犢山農無錫人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作亂承仁在總督范承謨幕
同被拘繫承謨遇害承仁亦死難四十七年追贈
國子監助教是集前三卷曰吉吉吟曰百苦吟皆
其陷賊時與承謨及同難諸人唱和詩曰和淚譜
則爲同難諸人所作小傳也第四卷曰葭秋集第
五卷曰竹林集乃其舊刻第六卷附錄同難會稽
王龍光華亭沈天成二人之詩文雍正中其子曾
筠編次付梓並以
誥勑及

諭祭文等弁於卷首永仁以諸生佐幕尚未授官而抗節殞身義不從逆可以愧劉秉政等於九泉案逆藩耿精忠叛時劉秉政以巡撫降賊其所爲詩文皆縷述當時實事獄中不得筆墨以炭屑畫於四壁閩人重其人品錄而傳之得存於世今誦其詞奕奕然猶有生氣與范承謨畫壁諸詩同爲忠臣孝子之言爭光日月不但以文章論矣

文端集四十六卷通政司使張若渟家藏本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乃其詩文全

集凡存誠堂應
制詩四卷存誠堂詩集二十五卷篤素堂詩集七卷篤素
堂文集十卷英遭際
昌辰仰蒙
聖祖仁皇帝擢侍
講幄入直
禁廷簪筆雍容極儒臣之榮遇矣音賡唱篇什最多
其間鼓吹昇平黼黻廊廟無不典雅和平至於言
情賦景之作又多清微淡遠抒寫性靈臺閣山林

二體古難兼擅英乃兼而有之其散體諸文稱心而出不事粉飾雖未能直追古人而原本經術詞旨溫厚亦無忝於作者焉

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著述之富甲於近代沒後其門人子姪編爲西河合集分經集史集文集雜著四部凡四百餘卷其史問以奇齡有遺命不付剞劂語見經問第五卷景泰帝條下餘亦不盡行於世此本爲康熙庚子其門人蔣樞所編但分經集文

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已別著錄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而策問一卷表一卷集課記一卷續哀江南賦一卷擬廣博詞連珠詞一卷皆有錄無書其中如王文成傳本二卷制科雜錄一卷後觀石錄一卷越語肯綮錄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錄七卷韻學要指十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二卷外附徐

都講詩一卷本各自爲書今亦分載於各部其當
編於集部者實文一百二十九卷詩五十三卷詞
七卷統計一百七十九卷奇齡之文縱横博辨傲
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
可以繩尺求之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
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
隨人步趨者以餘事觀之可矣

陳檢討四六二十卷 庶吉士祁堃家藏本

國朝陳維崧撰程師恭註

國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維崧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
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
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别調譬諸明代之詩
維崧導源於庾信氣脈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
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
功刻意雕鐫純爲宋格則三袁鍾譚之流亞平心
而論要當以維崧爲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
太衆論者遂以膚廓爲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
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

傑之舊格要不能以撏撦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師恭此註成於康熙癸酉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曰昔人云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故友陽羨陳其年諸生時老於場屋小試亦多不利已未博學鴻詞之舉以詩賦入翰林不數年病卒京師及歿而其鄉人蔣京少景祁刻其遺集無隻字遺失皖人程叔才師恭又注釋其四六文字以行於世此世人不能得之子孫者而一以桑梓後進一以平生未面之人而收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云云其推獎

師恭頗至然師恭所注往往失其本旨如銅雀瓦賦彈棊愛子句自用曹丕中角彈棊事而但引藝經注彈棊引陸機弔魏武帝文注愛子傳粉佳兒句自用曹植傅粉對邯鄲淳事而引魏志武帝欲以何晏爲子及文帝疑晏傅粉事皆近是而非又如述祖德賦況彼鯉庭句自用楊汝士桃李新陰在鯉庭事而但引論語伯魚事儋園賦雙丁詎擬句自用梁武帝賜到溉詩漢世重雙丁語而但引文士傳丁儀兄弟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至於毛

貞女墮樓詩序空空乃下天之狀句自用李斯奏秦始皇鑿之空空如下天狀語而補注引劍俠傳妙手空空兒尤爲乖謬如是之類不一而足且任淵史容注黃庭堅集於作詩本事及年月俱一一詳核故爲善本師恭去維崧最近文中事實緣起可以考知如璿璣玉衡賦序之烏空楚檏鵑去巴江句因

聖祖召試博學鴻詞在己未歲正平定湖廣四川之後故維崧云云師恭不注其故則突入此語是何文義

哉特以四六之文非註難明而師恭据摭故實尚
有足資考証者故併存之以備參稽焉

蓮洋詩鈔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雯撰雯字天章本遼陽人順治六年其父允
升任蒲州學政卒於官雯兄弟孤弱不能歸遂寄
籍於蒲州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不中選其卒
也刑部尚書王士禎爲誌墓稱初見其詩有泉繞
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沾條桑至
今堯峯上猶見堯時日諸句吟諷不絕於口所作

居易錄中又亟稱雯西城別墅諸篇趙執信懷舊詩序亦稱雯拙於時藝困躓場屋體貌麤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然詩才特超妙其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後士禎爲刪定存千餘首亦見墓誌中因雯沒之後未及刊行故懷舊詩序曰蓮洋卒後阮翁爲作墓誌且刪定其集迄今將二十年未行於世意其時阮翁耄而多忘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也池北書庫散失殆盡蓮洋集從可知矣云云然其集實已歸

吳氏乾隆辛未汾陽劉組曾裒其全稿刻之又以士禎所評者別刊一小冊並行越十三年甲申蒲州府同知山東孫謗始從雯姪敦厚得士禎所定原本簡汰重刊詳載士禎之評併以劉本所遺者補刻於後以所見墨迹補之其士禎所刪而劉本誤刻者咸爲汰去凡得古詩二卷近體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一卷文一卷冠以墓誌而附以同時唱和題詠之作卽此本也雯天才雄駿其詩有其鄉人元好問之遺風惟爇於梵典好拉雜堆砌釋氏

故實是其所短劉本無所別擇故頗傷冗濫此本沿新城之派又以神韻婉約爲宗一切激昂沉著之作多見屏斥反似鄰於清弱亦不足盡其所長然終較劉本爲簡潔故置彼錄此惟叟詩本自傳不籍士禎之評爲輕重而刊此本者牽於俗見務引士禎以重叟所載士禎評語繁碎特甚如題汪如輪看劍圖詩下附記云原本評語奇作二字似阮亭先生筆跡胸有造化四字非阮亭先生筆跡刻本併作一處誤又如城曲眺望詩下附記原

本題下有墨筆評劉長卿之詩也不知何人評阮亭先生改作絶似劉長卿云云亦何關宏旨而字句異同乃如是其考證今悉刪除以廓清耳目焉

張文貞集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玉書撰玉書字素存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是集有儲大文序不分卷帙亦無目錄其繕寫格紙板心皆有松蔭堂字葢其家藏抄本編輯未成者也首爲賦二篇次爲頌三篇表三篇箋六篇疏二十篇議一篇書

一篇考一篇說一篇序二十八篇跋一篇記九篇紀事十篇傳一篇贊二篇策問十二篇紀功碑二篇墓碑六篇神道碑四篇墓誌銘三十二篇大抵皆舂容典雅渢渢乎

盛世之音其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皆為詳贍足以昭示萬世其紀平定江南事紀滅闖獻二賊事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紀平水西事及外國紀皆端緒詳明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

開國之

鴻烈紀順治間樂章及錢糧戸口三篇皆足資掌故而紀
陜西殉難官事一篇亦足與史傳相參他若
賜遊玉泉山記
賜遊化育溝後苑記
賜遊喀喇河屯後苑記
賜遊熱河後苑記皆足發揚太平愷樂之象其餘碑誌亦
多
國初將相事迹可備考核惟募疏祭文之屬收載太
濫蓋其後人過稿即錄不暇持擇轉爲全集之累

今悉刪除而惟錄其賦頌以下諸篇釐為十二卷庶不以榛楛勿翦為將來論者所病焉

西陂類稿三十九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宋犖撰犖有滄浪小志已著錄是編凡詩二十二卷詞一卷雜文八卷奏疏六卷其詩之目曰古竹圃稿曰嘉禾堂稿曰柳湖草曰將母樓稿曰古竹圃續稿曰都官草曰雙江倡和集曰回中集曰西山倡和詩曰續都官草曰海上雜詩曰漫堂草曰漫堂倡和詩曰嘯雪集曰廬山詩曰述鹿軒詩

曰滄浪亭詩曰迎

鑾集曰紅橋集曰迎

鑾二集曰淸德堂詩曰迎

鑾三集曰藤陰倡和集曰樂春閣詩曰聯句集凡二十有五其初本各自爲集晚年致仕居西陂乃手自訂定彙爲茲帙惟初刻緜津山人詩集刪除不載葢以早年所作格調稍殊故別爲一編不欲使之相混也犖雖以任子入官不出科目而淹通典籍練習掌故詩文亦爲當代所推名亞於新城王士禎

其官蘇州巡撫時武進邵長蘅選士禎及犖詩爲王宋二家集一時頗以獻媚大吏爲疑趙執信尤持異論併士禎而掎軋之平心而論犖詩大抵縱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淵源出於蘇軾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其嘗繪軾像而已侍立其側後謁選果得黄州通判爲軾舊游地又施元之蘇詩註久無傳本犖在蘇州重價購得殘帙爲校讐補綴刊板以行其宗法可以槩見故其詩雖不及士禎之超逸而清剛雋上亦拔戟自成一隊其序記奏議等作

亦皆疏暢條達有眉山軌度士禎寄舉詩有曰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言二人少爲畢官即已齊名不自長蘅合刻始所以釋趙執信之議也然則士禎亦未嘗不引爲同調矣

鐵廬集三卷外集二卷後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天成撰天成字錫疇溧陽人寄籍桐城爲安慶府學生溧陽志載其幼與父母避亂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遇於江西界百計迎歸傭販以養備

極艱苦以其間讀書講業竟爲積學年七十四汔窮餓以死瞿源洙集有潘孝子傳與志所言合葢篤志若行之士也是集爲其門人許重炎所編冠以小傳年譜第一卷爲黙齋訓言天成述其師湯之錡語也二卷爲雜著天成詩文也三卷爲語錄重炎與蔣師韓記天成語也外集一卷爲勿菴訓文補刊者後錄一卷則其墓記之類也天成學問源出姚江以養心爲體以經世爲用其詩文皆抒

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誼者文章之本綱常者風教之源天成出自寒門終身貧賤而天性眞摯人品高潔類古所謂獨行者其精神堅苦足以自傳其文故身沒嗣絶而人至今重之特錄其集俾天下曉然知

聖朝立教在於敦倫紀礪名節正人心厚風俗固不與操觚之士論文采之優劣亦不與講學之儒爭議論之醇疵也

湛園集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初編其文爲湛園未定稿秦松齡韓菼皆爲序後武進趙侗斅摘爲西溟文鈔此本爲黃叔琳所重編凡八卷宸英少習古文年七十始得第績學勤苦用力頗深集中有與洪虞鄰書論兩浙十家古文事謂兩浙自洪永以來三百餘年不過王子充宋景濂方希直王陽明三四人其餘謝方石茅鹿門徐文長等尚具體而未醇不應浙東西一水之間一時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厠九人之列蓋能不涉標榜

之習以求一時之名者其文闊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亦有以也是集前二卷皆應酬之作去取之間未必得宸英本意然梗槩亦畧具於斯矣集末札記二卷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自單行今亦別著於錄不入是集焉

古懽堂集三十六卷附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田雯撰雯字子綸一字綸霞號山薑德州人康熙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官至戶部侍郎是集凡

文二十二卷詩十四卷當康熙中年王士禎負海內重名文上無不依附門牆求假借其餘論惟旻與任邱龐塏不相辨難亦不相結納塏叢碧山房集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旻則天姿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奇麗駕士禎上故詩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趙執信作談龍錄常議其詩中無人然偏師馳突終能自成一隊談藝者弗能廢也附載黔書二卷其爲貴州巡撫時作又長河志籍考十卷德州古廣川

地隋書避煬帝諱改長河也王士禎居易錄嘗稱黔書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絶書者如觀偃師化人之戲然與長河志籍考實皆祖郭憲洞冥記王嘉拾遺記之體是亦好奇之一證存備文章之别格云爾

榕村集四十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集爲乾隆丙辰其孫清植所校刊其門人李紱爲序惟詩下註自選字則餘皆清植排纂也凡觀瀾錄一卷

經書筆記讀書筆錄共一卷春秋大義春秋隨筆共一卷尚書句讀一卷周官筆記一卷初夏錄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續記共一卷象數拾遺景行摘篇附記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詩五卷賦一卷所註諸書及語錄刊本別行者不與焉其不以詩文冠集而冠以劄記者光地所長在於理學經術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論亦大抵宏深肅括不雕琢而自工蓋有物之言固與鞶帨悅目者異矣數十年來屹然為儒林巨擘實以學問勝不以詞

華勝也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侯銓所編凡雜著四卷書一卷尺牘一卷序二卷記一卷墓表志銘壙記傳共一卷外集六卷則哀其奏議條陳表策申請公移而終之以詩隴其行狀之類亦併附焉目錄之末有其從子禮徵跋言隴其平生不屑爲詩古文詞尤以濫刻文集爲戒故易簀時篋中無遺稿至康熙辛巳禮徵

乃旁搜廣輯彚成是集而屬銓分類編次葢隴其
沒後九年此集乃出也其文既非隴其所手定則
其中或有未定之稿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者
均未可知然隴其學問深醇操履醇正即率爾操
觚之作其不合於道者固已鮮矣惟是隴其一生
非徒以講明心性爲一室之坐談其兩爲縣尹一
爲諫官政績亦卓卓可紀葢體用兼優之學而銓
等乃以奏議公牘確然見諸行事者別爲外集夫
詩歌非隴其所長列之外集可也至於聖賢之道

本末同原心法治法理歸一貫周禮皆述職官尚書皆陳政事周公孔子初不以是為粗迹即黃幹編朱子詩文亦未嘗薄視論政之文摒而外之銓乃徒知以太極論冠篇欲使隴其接迹周子而以隴其循績別為外集尊空言而薄實政是豈隴其之旨乎以此本久行於世故姑仍原刻錄之而附糾其編次之陋如右

困園集十三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

益都人雍正中分益都置博山縣今爲博山人康熙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其詩集流傳頗夥諸本往往不同此本曾經潛水紙墨渝漱末有乾隆辛酉執信門人丁際隆跋稱是秋重謁秋谷先生於因園時先生病目彌甚不作詩者六年矣從仲君龔梅得先生手定詩稿分十三集錄副未及校而龔梅遂索原本以去歲寒無事乃校一過曩見手書濟南竹枝及宿法慶寺二律皆不在盋所删多矣云云龔梅常熟仲昰保之字爲執信門

人之冠最爲篤契則是集爲執信晚年定本手授之者矣十三集者一曰并門集二曰閑齋集三曰還山集四曰觀海集五曰鼓枻集六曰涓流集七曰葑溪集八曰紅葉山樓集九曰浮家集十曰金鵝館集十一曰回帆集十二曰懷舊集十三曰礦菴集集各一卷以存其舊不復以篇頁多寡爲分也執信娶王士禎之甥女初相契重相傳以求作觀海集序士禎屢失其期遂漸相詬厲讐隙終身今觀還山集中尚有酬士禎詩二首又爲士禎作

西城別墅十三詠至鼓枻集中渡江一首已有祇應羨詩老持節問岷源句注曰謂阮翁又悼吳孝廉一首有漁洋未識名先著句其詞氣已不和平自是以還遂互相排擊則謂二人之釁生於作觀海集時其說當信迨其後沿波逐流遞相祖述堅持門戸入主出奴嘵嘵然迄無定說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劖刻爲主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

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

懷清堂集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右曾撰右曾字西崖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少以詩見賞於王士禎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問掌院學士揆敘聞湯右曾工詩令以其集進呈揆敘遂以右曾所作文光果詩上達

睿覽蒙

御製賜和今刻冠斯集之首實千古儒者之至榮是集刻

於乾隆乙丑論者稱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兩家之間莫有能越之者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並駕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二希堂文集十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蔡世遠撰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勤是編乃其所作雜文冠以

聖主親詣太學頌青海平定詩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

耕籍賦

河清頌

樂善堂文抄序共六篇不入卷數志榮遇也其餘序四卷記一卷傳一卷論說書共二卷墓表志銘行狀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雜著一卷目錄之後有其門人寧化雷鋐附跋稱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遠嘗自作記言學問未敢望朱文公庶幾其眞希元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

其務以古賢自期見於是矣前有雍正庚戌

皇上在藩邸時

親製序一篇稱其講學鼇峯教人以忠信孝弟仁義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及立朝而風采議論嘉言讜議足以爲千百世治世之良規則又國家棟梁之任也今觀其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煌煌

天語載在簡端

睿鑒品題昭示中外非惟一時之
恩遇實亦千古之定論矣迨我
皇上龍飛御極於甘盤舊學
篤念彌深乾隆己卯
諭正文體舉世遠之文爲標準癸巳
詔編纂四庫全書世遠著作又蒙
褒錄且
絲綸宣示均宇而不名寵禮儒臣於斯爲極今讀其集
大抵理醇詞正具有本原仰見遭際

聖時契合非偶其上邀
知遇固不僅在文字間矣

敬業堂集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查慎行撰慎行有周易玩辭集解已著錄是編裒其生平之詩隨所游歷各為一集凡慎旃集三卷遄歸集西江集共一卷踰淮集一卷假館集二卷八海集春帆集獨吟集各一卷竿木集題壁集共一卷橘社集勸酬集湓城集雲霧窟集各一卷客船集並轡集共一卷冗寄集一卷白蘋集秋鳴

集共二卷敝裘集酒人集共一卷游梁集皖上集中江集各一卷得樹樓集近游集共一卷賓雲集一卷炎天冰雪集垂橐集共一卷杖家集過夏集各一卷偷存集繙經集共一卷赴召集隨輦集直廬集考牧集甘雨集西阡集迎鑾集還朝集道院集各一卷槐蔭集二卷棗東集長告集待放集計日集鹵會集步陳集吾過集各一卷夏課集望歲集共一卷粵游集二卷附載餘波詞二卷自右喜立集名以楊萬里爲最多慎行此集隨

筆立名殆數倍之其中有以二十四首為一集者殊傷煩碎然亦徵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為事矣集首載王士禎原序稱黃宗羲比其詩於陸游士禎則謂奇創之才慎行遜游綿至之思游遜慎行又稱其五七言古體有陳師道元好問之風今觀慎行近體實出劍南但游喜寫景慎行喜抒情游喜隸事慎行喜運意故長短互形士禎所評良允至於後山古體悉出苦思而不以變化為長遺山古體具有健氣而不以靈敏見巧與慎行殊不相似

核其淵源大抵得諸蘇軾爲多觀其積一生之力補註蘇詩其得力之處可見矣明人喜稱唐詩自國朝康熙初年窠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數十年來固當爲慎行屈一指也

望溪集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所作周官集註已著錄其古文雜著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佚告歸後門弟子始爲裒集成編大抵隨得隨刊故前後頗不以年月爲銓

次苞於經學研究較深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大抵指事類情有所闡發其古文則以法度爲主嘗謂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雖大體雅潔而變化太少終不能絶去町畦自闢門戶然其所論古人綮度與爲文之道頗能沈潛反覆而得其用意之所以然故雖蹊徑未除而源流極正近時爲八家之文者以苞爲不失舊軌焉

存硯樓文集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儲大文撰大文字六雅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大文初以制藝名歸田後乃潛心古學尤究心於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論形勢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邊關阨塞靡不詳究如荆州論至十一篇襄陽論至七篇廣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異地山川異名援据史籍如繪圖聚米當年進退攻守之要成敗得失之由皆口講而指畫之他家作史論者多約畧大槩以談兵作地志

者多憑藉今名而論古

國朝百有餘年惟閻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詳於險易顧祖禹方輿紀要考証史文雖極博洽往往以兩軍趨戰中途相遇之地郎指爲兵家所必爭不及二人之精核也惟邊塞以外如西域諸部蜀徼各番驗之往往不合蓋當道路未通異域傳聞圖經不備不能及今日

天威耆定得諸目睹之眞勢使之然固不足怪耳其他雜文間有隸事太繁之失而徵引典博終勝空疏

但取其所長可矣

香屑集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黄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𢈪堂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是編皆集唐人之句為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為之凡二千六百餘言集句為詩始晉傅咸今載於藝文類聚者皆寥寥數句聲韻僅諧劉勰明詩不列是體蓋繼之者無其人也有唐一代無格不備而自韋蟾妓女續楚詞兩句之外

是體竟亦闕如至北宋石延年王安石間以相角而未入於集孔武仲始以入集而別錄成卷尚未單行南宋李龏之梅花衲翦綃集文天祥之集杜詩始別著錄然卷帙亦無多之雋是編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無題五言長律中重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灑灑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不相重複且有疊韻不已至於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其詞皆艷冶

千變萬化不出於綺羅脂粉之間於風騷正軌未
能有合而就詩論詩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亦不
可無一之才矣

鹿洲初集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記畧已著錄此集爲其
友曠敏本所編初定於雍正丙午越六年壬子又
合其續稿重汰定之仍爲二十卷故前有敏本序
序後又有敏本紀各述其始末鼎元喜講學尤喜
講經濟於時事最爲留心集中如論閩粵黔諸省

形勢及征勦臺灣事宜皆言之鑿鑿得諸閱歷非紙上空談至於所敘忠孝節烈諸事亦點染生動足裨風教其中如論直隸水利之類生長南方不能達北方水性未免掇拾陳言與顧太史書之類自雪冤誣雜以輕薄詬詈尤爲所養不純然文筆條暢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之中猶可謂有實際者也

樊榭山房集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是集因所居取

唐皮日休句題曰樊榭山房是以爲名生平博洽羣書尤熟於宋事嘗撰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東城雜記二卷又與同社作南宋雜事詩七卷皆考證詳明足以傳後其詩則吐屬嫻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末派雖才力富健尚未能與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詠綽有餘思焉

國朝西泠十子則脩然遠矣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詞分甲乙二卷爲康熙甲午至

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卷而以北樂府一卷

小令一卷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

果堂集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博究古籍精於考據所著有周官祿

田考三經小疏皆已著錄是集多訂正經學文字

如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

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據典核考證精密其於禮經

服制多所考訂尤足補漢宋以來註釋家所未備

其釋骨一篇雖爲醫家而作然非究貫倉雅兼通

靈素者不能也其論堯典星辰不兼五緯益主孔安國傳又於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力闢史記斗杓之解雖未必盡爲定論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集雖不尚詞華而頗足羽翼經傳其實學有足取者與文章家固別論矣

松泉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六卷工部侍郎汪承霈進呈本

國朝汪由敦撰由敦字師茗安徽休寧人以商籍補浙江學生故又爲錢塘籍雍正甲辰進士由編修官至吏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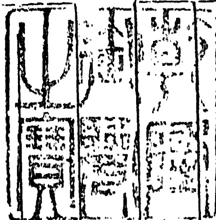
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由敦記誦淹博文章典重有體自
為諸生即以才學著聲及登第後策名詞館橐筆
講幃荷蒙
皇上特達之知洊加拔擢入直
禁廷每應
制賡吟奉
勅撰述無不仰承
聖訓指示塗轍藝林溯本學海知源所業日以益進晚
年遺稿頗夥未及編次其子工部右侍郎承霈謹

加排次都爲二集文集分二十三門詩集自戊子
迄丁丑凡五十年之作共成四十六卷繕本進
呈復蒙
特賁宸章曲加
評隲嘉詩篇之雅正許文律之清醇
御藻親摛光垂不朽此固由敦之績學能文棨鹰稽古
而八臣私集得以上邀
天奬題詞弁首實千古未有之
殊施尤海內承學之士所爲敬誦

奎文交相感頌者爾

右別集類一千七十五部一萬八千七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諸史著錄但有別集總集之分文獻通考始於別集之內析出詩集歌詞奏議三門考奏議皆關國政宜與詔令並爲一類不宜列之於集詩集亦屬別集必欲區分則有文無詩者將又立文集一門彌滋繁碎今移奏議入史部而別集詩集則不復區分惟歌詞體



畢而藝賤則從馬氏之例別立詞曲一門焉